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新青年

LA JEUNESSE



要目

詳細目錄刊在册內

原名青年雜誌

第六卷第一號

上海羣益書社印行

新青年

第六卷第一號目次

(一九一八年一月十五日發行 民國八年)

通信

讀者論壇

什麼話？（二）

本雜誌第六卷分期編輯表

期	編輯
第一期	陳獨秀
第二期	錢玄同
第三期	高一涵
第四期	胡適
第五期	李大釗
第六期	沈尹默

『恭賀新禧』

陳大齊

今天是大年初一，各處衙門的門口都紮起了一座彩牌樓，紅紅綠綠的很好看．大街上的店鋪裏，懶洋洋的掛着國旗，好像含着一種不得已的苦衷．朋友們的「恭賀新禧」帖子已經從四五日以前陸續送來了——依了一等郵政局的通告，特別標明「元旦投遞」的，也在元旦的兩日前遞到了——我也手忙脚亂的檢那遞來的賀帖，預備寫帖子去回賀．我在這個時候，忽然心裏起了一個疑問，又起了一個改良的念頭．疑問是：我們爲什麼要賀新年？賀新年是有意義的事情嗎？改良的念頭是：何不廢了賀年的禮節，改做別的有意義的禮節呢？

我對於我的疑問，細想了一回，覺得只有一個消極的回答說：賀新年是沒有什麼意思的．地球在太陽的周圍，一刻不停的遵了那橢圓的軌道，在那裏走，並不是有一個起點非拿他當做一年的元旦不可的，也並沒有一個終點非拿他當做一年的除夕不可的．不過我們任意選定一天，當他一年的第一日，等到地球下一次又走到軌道上這一點時，便拿他當做第二年的第一日．今天是民國八年的元旦，那班講「夏正」的先生們定要說他是戊午年十一月三十日，自然是沒有道理；若說他是必然的元旦，斷斷乎不能把他改做十二月一日二月一日或別的日子，似乎也欠通．要曉得地球的運行，本來沒有始終，所以並沒有天然註定的元旦；我們拿了「六月六狗生日」來做元旦，也未嘗不可

以的．我們任意選定了一天當做元旦，便互相恭賀起來，似乎也太沒意義了！ 卽使有天然註定的元旦，這也不過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對於人生毫無意義，有什麼可賀的價值？ 假使有可賀的價值，則「野日頭吃家日頭」的時候，衙門的大堂上鼕鼕的敲起鼓來，也是極有意義極有價值了． 無論元旦是任意選定的，或是天然註定的，總而言之，沒有可賀的情節． 我們花了錢買帖子來「恭賀新禧」，見了面還要拱拱手，說：「恭喜恭喜」到底我們所喜的是什麼呀？ 「恭賀新禧」不過是社會上一種習慣，隨俗賀賀，原沒有什麼害處；不過費了精神做這樣沒意義的事情，似乎也大可不必． 所以我的意思：我們很可廢去這賀年的禮節． 但是一年之中，沒有一次寫帖子恭賀，見了面說「恭喜，」大家熱鬧熱鬧的機會，人生也太索然寡味了． 所以我想廢了那無意義的恭賀，去找一樁有意義的恭賀來代．一年之中，在我們中國人的生活上看起來，比那元旦有可賀價值的日子也有好幾天，其中最該恭賀最該紀念的日子，我以爲就是十月十日．

民國前一年的十月十日不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第一天擡起頭來做人的日子嗎？ 我們幾千年來的國民，雖然有了人的身體，卻沒有人的資格． 被獨夫殺了，還要說：「臣罪當誅；」 被獨夫姦淫了，還要說：「天恩高厚；」 被古人閉塞了聰明，還要說：「道貫古今．」 做皇帝的奴隸，做家庭的奴隸，做古人的奴隸，層層的奴隸，眞是暗無天日． 到了民國前一年的十月十日那一天，武昌起了革命，雖沒有把層層的奴隸完全擺脫了，卻因此生出一種覺悟來：從此不做奴隸了，要做人了——這一天

實在可以算得我們國民更生的日子，或是做人的生日。從民國建設到如今，足足的過了七年有零，雖然是積重難返，依舊做皇帝——名稱自然已經換了——家庭古人的奴隸，但是自覺的萌芽已經出了，從此培養起來，便有做人的希望了。正如一個小孩子初出娘胎，雖然還沒有成人，却已有了成人的希望。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民做了幾千年奴隸，到了民國前一年的十月十日得了一個抬頭做人的機會，從此可以希望過幸福的日子；那一天不是我們國民最可樂的一個日子嗎？但是現在的國民明白這可樂日子的，能有幾人？所以我們總須想法把這可樂的日子印到一般國民的腦裏去，纔好。況且這做人的萌芽成立纔七年，鎮日的風吹雨打，兩三次幾乎沒性命，現在雖然還吊住一口氣，早已是奄奄一息的了。所以我們更應該把這可樂的日子印到一般國民的腦裏去，使他們知道雙十節是最可樂，做人的萌芽是最可寶貴，好讓大家齊心努力培養這萌芽，使子孫將來得享做人的幸福，不要被風雨把這初出的萌芽蹧蹋了。我們個人遇到了生日，也要買幾條麵來吃吃，表表祝賀的意思，那有錢有勢的人還要唱一台戲，請一天客；難道我們國民全體最該寶貴最該紀念的生日，不該大大的祝賀嗎？這種祝賀，對於人生極有意義，不是賀新年那樣禮節可比的。現在每遇雙十節的時候，衙門的門口雖也懶洋洋的紮一座牌樓，商家得了警廳的命令，雖也掛幾面國旗；但是這種點綴，我以為還不能把雙十節可樂的價值完全表出，並且不是一種普遍的祝賀，所以也不能把可樂的價值印到一般國民的腦裏去。中國人最快樂的日子要算是新年，我想把新年的快樂移到雙十節

去，豈不是把無意義的快樂變成了有意義的快樂嗎？ 所以我主張：辭歲的改在十月九日夜裏辭奴隸；請年酒的改在十月十日請共和酒；小孩子買花砲放，也在這一天；店裏的學徒戴了新帽子，穿了新鞋子，搖搖擺擺逛市場，也在這一天；寫了帖子大家恭賀，也在這一天；見了面拱拱手，說「恭喜恭喜」，也在這一天……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大家樂一天，使大家心裏也略略想道：今天是國民第一天做人的紀念日，所以可樂． 我這個意見，不知道有人贊成嗎？ 凡事初創的時候，一定不能通行，只要有人提倡，慢慢的風行起來，未嘗不可以變成一種習慣． 倘然有人贊成，我們便首先實行，從今年的雙十節起，寫個帖子，大家恭賀共和幸福，好嗎？

百年要把一月一日的祝賀新年廢止，改爲十月十日祝賀中國國民做『人』的紀念；這個意思，玄同甚爲贊成． 原來三百六十五日算一年，每年有個第一日，這不過爲人事計算的便利而設；這個年初一，實在沒有可以紀念該配祝賀的理由． 有人說：我們民國國民應該和那些遺老遺少不同；現在是我們的民國八年一月一日，不是他們的夏正戊午年——或宣統十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們過到自己的正朔，應該特別喜歡，所以要祝賀． 我以爲這話似新實舊． 要知道『改正朔』這件事，是那獨夫民賊的野蠻禮制． 民國改歷，是因爲陰歷不便計算，不便應用，我們爲改良起見，所以用世界公用的文明陽歷． 這陽歷並非中華民國所專有；不過改歷之初，止改月日，那年卻用民國來紀，沒有改從世界公歷紀年． 暫時用民國來紀年，原也沒有什麼妨礙，我們也大可承認；——陽歷置閏之年，要用公歷紀年來計算，所以公歷的年月日是一貫的東西；民國將來如能改用公歷紀年，那就更便利了． 若從中華民國自身說，他是公歷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產生的，那一日才是中華民國的眞紀元．

就中國而論，這日是國民做『人』的第一日；就世界而論，這日是人類全體中有四萬萬人脫離奴籍，獨立做『人』的一個紀念日．

這眞是我們應該歡喜應該祝賀的日子．

想到這裏，聯想及於民國曆書上所謂『春節，夏節，秋節，冬節』這眞是荒謬絕倫的規定． 那春節就是陰曆元旦，夏節是陰曆端午，秋節是陰曆中秋，再拉上一個和陰曆全不相干的冬至，叫他冬節，——如此湊成四節，眞可謂不倫不類． 你想，民國既然改用陽曆，則陰曆當然是要消滅的；民間一時仍舊沿用，政府便該勸告他，阻止他的；現在反來推波助瀾，把陰曆的元旦，端午，中秋定爲節日，那就是自己暗中取消陽曆． 這種心理，和袁世凱身爲民國總統，要造反做皇帝，有什麼兩樣？ 至於冬至，雖是天然的節氣，却就是百年所說的，『這也不過是一種自然的現象，對於人生，毫無意義，有什麼可賀的價值？』所以我說規定這四個節日是荒謬絕倫． 若說一年之中要有幾個規定的日子快樂快樂，則除十月十日外，最有價値的就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那日是中國國民第二次脫離奴籍，抬頭做『人』的紀念；此外如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的共和政府成立，同年二月十二日的皇位推翻，也是可以紀念的；就是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二日京津一帶除下龍旗，再掛五色旗，也可以算做一種紀念．

以上幾種紀念日，雖然大小不同，總比拿陰曆的元旦端午中秋，和自然現象的冬至來做節日，要有價値得多了．

但是退一步想：這陽曆過年，掛掛國旗，寫寫賀年帖子，說說『恭喜恭喜』，也可以使那一班現用陰曆的國民知道民國改用公歷已經實行；所以也不能算全無用處． 但是這種用處，是一時的． 再過幾年之後，國民漸知陽曆比陰歷要便利，改用陽歷的人一天多似一天；那些遺老遺少漸漸死盡，不能復爲禍祟，什麼『夏正』『夏歷』的鬼話，沒有人講了；到那時候，這公歷歲首的『恭賀新禧』帖子，眞正覺得沒有一點意思了．

公歷一九一九年一月三日，玄同附記．

北京大學之『新潮』

第一號要目

每冊三角外埠可以郵票代洋惟須加郵票三分
總發行所　北京漢花園大學出版部

第二號要目

和平會議的根本錯誤

高一涵

這幾年來，調和兩個字，竟成了政客名士的口頭禪。然所謂調和的主體，大概皆丟開國民，注重特殊的勢力。民國元年的調和，乃是民黨與袁世凱派平分政權；五年的調和，乃是國民系進步系與北洋系平分政權；今年的調和，雖尚未宣布具體的條件，然探其內幕，亦不過北洋的官僚與西南的政客，瓜分政治上高級的位置罷了。祇要特殊勢力取得相當的地位，即是調和成功；至於國民的福利，和國家的根本問題，就無人過問了。所以中國這幾年來，完全是寡頭政治；完全是犧牲人民福利，去遷就特殊勢力。若是特殊勢力因分贓不勻而衝突起來，則無論甚麼法律，皆要一掃而空。於是膽怯的人和那趨炎附勢的人，純以遷就敷衍爲事，遂奉這種特殊勢力，以爲政治中心；一若政治如失了中心，國家就不得安甯了。這種政治中心之說，就是犧牲國民全體的福利，去遷就一系一派的；這就是政變的禍根！這就是調和的惡果！

我前幾年常看人家調和的論說，所以也深信調和是立國的天經地義；現在的觀念，稍與往日不同。以爲政治改革，全賴一般扎硬寨打死仗的人，天天和那反對派戰爭，纔能時時改進。若纔爭得兩步，又倒退一步，去等候那守舊的人，則政治進步，便覺停頓狠多了。原來政治革命，都是理想家發起的，都是少數人倡導的。既明明知道我所發起的所倡導的是政治眞理，就應該勇往直前，去戰勝阻攔障礙的

人。斷不可因爲多數人迫壓就拋棄自己的主張，去遷就那些老死不知改革的人。中國現在南北紛爭，正是政治改革的動機。幾次戰爭，皆是平民政治與官僚政治戰爭，法治思想與人治思想戰爭，正義人道與强權武力戰爭。於此乃昌言調和，難道中國應行半官半民的政治，應存半法半人的思想，應作半道義半權力的國家嗎？一方要護法，一方偏要毀法，難道法律問題也可半推半就的嗎？連法也不許你護，尙有調和的餘地嗎？本無調和的餘地，而偏要調和，這是和平會議的根本錯誤一。

若退一步說，認和平會議爲有成立的理由。然所謂調和，亦必丟開武人官僚政客三種人的特殊利益，爲一般平民謀幸福，爲國家建定永久的和平，纔是調和的正當辦法。現在的和平會議，不過是些武人官僚政客，私議瓜分權利，指定某省畫歸某人，某位置讓與某派。至於爲國家主權所在的主人翁，反退居第三者地位，去居間爲之仲裁。仲裁本是中間人的事；必身在局外，乃有中立可言；若身在局中，何能中立？旣非中立，又何能居間調停？由此推論，可見這次和平會議，大家都看作南北兩政府當局的事，不曾看做全體國民的事。所以不是發起國民仲裁會，就是自命爲居中調停人。題目都未認得清楚，做出的文章就可想而知了。這是和平會議的根本錯誤二。

要想解決法律上糾紛問題，必定要把和平會議所議決的條件，認爲最高的法律；非經特殊的機關，不能輕易變更。這是甚麼緣故呢？因爲這次法律上爭點，就是憲法；欲將國會從前所不能自由解決的問題，拿到和平會議裏去解決，則和平會議所議的決條件，必定要有拘束憲法會議的效力。所以這次

和平會議所議决的條件，應當屬於國家根本問題，調劑萬殊，流通百感，而爲國民全體的權利書；不當屬於個人權利問題，僅規定當事人的雙方利益，而爲當局少數人的權利書。現在和平會議，既叫人民居於第三者地位，可見是雙方當事人的意思，不是全體國民的意思；所議定條件，亦是當事人的私約，不是全體國民的公約矣。這是和平會議的根本錯誤三。

和平會議的責任，既這樣重大；所以任該會代表的，至少必具有三種資格：（一）不受黨派的操縱。（二）代表的人品，必高尚純潔。（三）其人必來自民間，毫無自身的權利思想。必如此纔能看見國利民福所在，不爲權利所蒙蔽，不爲勢力所動搖。這回的和議代表不是爲某黨某派去效忠，就是受某人的指使。好像傀儡登場聽人暗中操縱罷了。不但講不到發揮自由獨立的意見，就是叫他們自由，叫他們獨立，恐怕也是做不到的。這種傀儡的代表，留音機器的代表，還有甚麼意見可發揮呢？不過替人家去爭權奪利，回頭來分『一杯羹』罷了。這是和平會議的根本錯誤四。

凡是政治上光明正大的會議，沒有不可以公開的。祗有前幾年外交上會議協商，因爲有些鬼鬼祟祟的計畫，不可告人；所以但憑着幾個人祕密磋商，絕不叫外人知道。這回歐戰，就是祕密外交造成的，所以協約國現在同聲倡議，要打破祕密外交主義；此後一切政治問題，皆須公開，無庸隱祕。這次和平會議，所討論的是何等重大問題！直到現在，尙不知他們葫蘆中賣的甚麼藥。我想果是光明正大的調和計畫，斷不須嚴守祕密；他們既已嚴守祕密，想必是有不可告人的詭計。人家以祕密主義，爲擾亂世

界和平的禍根，不惜盡力打破之；我國反以祕密主義爲天經地義，而極力實行。這是和平會議的根本錯誤五。

有這五種錯誤，則這次和平會議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且奉告當局幾句話：就是二十世紀的政治，不是政黨首領的寡頭政治，國家的權利，不能容兩三黨派的重要人物，去私下瓜分的，政治的事業，不是那些拿錢吃飯不做事的人，所能獨占，所能私相受授的，你們要曉得推翻帝制，打倒貴族，單使中等以上的社會享幸福，那是十八世紀的政治革命；推翻中等以上的階級，打倒軍閥，使全體國民享幸福，纔是現在的社會革命呢。要想乘人家革命的機會，使我們於中取利，昇官發財，像袁世凱的樣子，是萬萬做不到的了。奉勸代表諸君，和自居調人諸君，不要在此做夢罷！

本誌罪案之答辯書

陳獨秀

本誌經過三年，發行已滿三十冊；所說的都是極平常的話，社會上却大驚小怪，八面非難，那舊人物是不用說了，就是呫呫叫的青年學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種邪說，怪物，離經叛道的異端，非聖無法的叛逆。本誌同人，實在是慚愧得很；對於吾國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無限悲觀。

社會上非難本誌的人，約分二種：一是愛護本誌的，一是反對本誌的。這第一種人對於本誌的主張，原有幾分贊成；惟看見本誌上偶然指斥那世界公認的廢物，便不必細說理由，措詞又未裝出紳士的腔調，恐怕本誌因此在社會上減了信用。係這種反對，本誌同人，是應該感謝他們的好意。

這第二種人對於本誌的主張，是根本上立在反對的地位了。他們所非難本誌的，無非是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鬼神），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特權人治），這幾條罪案。

這幾條罪案，本社同人當然直認不諱。但是追本溯源，本誌同人本來無罪，只因爲擁護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g）和賽因斯（Science）兩位先生，才犯了這幾條滔天的大罪。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大家平心細想，本誌除了擁護德賽兩先生之外，還

有別項罪案沒有呢？若是沒有，請你們不用專門非難本誌，要有氣力有膽量來反對德賽兩先生，才算是好漢，才算是根本的辦法。

社會上最反對的，是錢玄同先生廢漢文的主張。錢先生是中國文字音韻學的專家，豈不知道語言文字自然進化的道理？（我以爲只有這一個理由可以反對錢先生。）他只因爲自古以來漢文的書籍，幾乎每本每葉每行，都帶着反對德賽兩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許多老少漢學大家，開口一個國粹，閉口一個古說，不啻聲明漢學是德賽兩先生天造地設的對頭；他憤極了才發出這種激切的議論，像錢先生這種用石條壓駝背的醫法，本誌同人多半是不大贊成的。但是社會上有一班人，因此怒罵他，譏笑他，却不肯發表意見和他辯駁，這又是什麼道理呢？難道你們能斷定漢文是永遠沒有廢去的日子嗎？

西洋人因爲擁護德賽兩先生，鬧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賽兩先生才漸漸從黑暗中把他們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爲擁護這兩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壓，社會的攻擊笑罵，就是斷頭流血，都不推辭。

此時正是我們中國用德先生的意思廢了君主第八年的開始，所以我要寫出本誌得罪社會的原由，布告天下。

論自殺

陶履恭

桂林梁巨川先生因爲中國的「國性」已經淪喪，沒有立國的根本，打定主意要用自殺的手段，喚起國民。他蓄志好幾年，一直到去年十月四日纔有機會實行他的志願。他留下了許多的著作，我所讀過的是「敬告世人書」和給親朋家族的遺書，都是說明自殺的理由。那「敬告世人書」裏邊已經預想到將來一定有人評論他的自殺：有大罵的，有大笑的，有百思不解的，有極口誇獎但是不知道他的心的。現在梁先生已經死了，我們不應該笑罵——笑罵是不合理的舉動，平心靜氣說理的人沒有用笑罵做辯論的——更不必誇獎，誇獎給誰聽呢？但是我們要明白他自殺的理由。我仔細讀了他的著作，覺着他的死是根本於兩種誤謬的理想。那是不可不解釋清楚的。

第一樣是拿清朝當做國家。梁先生之自殺自稱爲殉清，拿清朝當做幾千年的文化。他說「我爲滿朝遺臣，故效忠於清」並且拿民國之人當效忠於民國做比擬。民國之人所效忠的是民國，不是民國的政府。政府不過是人民的一個政治機關；無論他是清朝或是民國的，一個人絕不能爲人民的政治機關殉死的。這是政治上的常識，因爲東方人習於孔孟的政治哲學，伏在專制政體下長久了，所以把政府和國家的區別都分不清。觀念不清，竟至誤送性命，彀怎樣的危險啊！本誌向來對於陳舊思想不遺餘力的攻擊的緣故也正是深知觀念不清的弊病比洪水猛獸的禍害還兇烈呢。

他的政治觀念可批評之點差不多句句都是。我以為這是他受了遺傳，教育，環境，所限制，應該原諒，不關本題，無庸詳細討論。前節所陳已足彀了。那第二種誤謬思想是以為自殺可以喚醒世人。這是一了道德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我們要稍為詳細討論。討論分為兩層，第一層，自殺是否合乎道德，第二層，自殺是否有效於社會。

自殺是一種社會現象。據社會學者之研究，除了幾種低文化民族（例如南美火國之耶干人 Yahgans 安達曼島人和澳洲的幾種蠻族）不曉得自殺的以外，這種現象不問社會之文野大概是普遍的。(2)自殺雖然可稱為普遍的現象，但是自殺之原因在各民族裏却又不同。低級文化民族自殺之原因有許多種，例如疾病老年，嫉妒殤兒，夫死，妻死，凌虐，刑罰，悔恨，仇恨等等都可以產出自殺來。這些種原因在每個社會裏都有，因為人生是受種種自然的社會的限制，現在的社會也沒有完全的，生老病死之苦痛，愛恨悲悔之情緒，是人人所不能免的。但是絕不能每個人都因為這些種感情情緒去把自己的生命斷絕。這是什麼緣故呢？

自殺之盛否要看那社會裏的制度信仰和自殺者個人的觀念如何。印度重女子侍夫，所以寡婦把自己焚化。(Sati) 日本推重武士道，所以流行『腹切』(harakiri) 中國重名節，所以女子殉夫；受了汚辱，更要上吊跳井；以先重忠君，所以歷史上纔有殉節的忠臣烈士。這都是因為社會不反對自殺，並且獎勵自殺，（例如建昭忠祠，烈女牌坊，旌表節烈等方法。昔印度寡婦焚化，有許多親友協助一切。）一個人遇見了可死的條件，發了這個決心，自然要自殺的。

歐美信奉耶教的民族反對自殺防範自殺的法律極嚴，但是他們的社會各校制度也不完全，每年

也有許多人為饑寒所迫或為洗白名譽竟至趨於自殺的。現在所論的都假定是心理健全的人，每年自殺者有一大部分是心理有殘疾的，我們且不必去論他。

自殺是否合乎道德，要視社會態度的向背為轉移。社會的態度是根據着歷史傳來的習慣和宗教家，哲學家，道德家的教訓的。古希臘羅馬對於自殺未嘗反對，且認為名譽。司脫阿派 the Stoics 且以自殺為萬有苦痛之解脫。反對自殺最力的是後世的基督教徒。聖僧奧格斯丁 St. Augustine 說受汚辱的女子不應該自殺，因為貞潔是心理的德行，失身不是出諸本心，並不得算為失節。這個道理用現在眼光看起來，理由甚充足。不過奧格斯丁所說是根據於耶教經典，人不該自殺其生。現在的說法是男女的道德標準應該一樣。女子受男子的汚辱便去尋死以保貞潔，那汚辱女子的男子，毀了自己的貞潔，更妨害旁人的貞潔，又應該怎麼樣呢。哲學家脫瑪阿坤 (Thomas Aquinas) 說自殺有三不當：(1) 好生惡死是人的自然傾向，自殺乃背乎這自然傾向，所以是罪孽。(2) 各人都是社會裏的一分子，自殺乃有害於社會。(3) 生命是上帝所賜，生殺之權操諸上帝，人不該干涉。這種觀念流傳到近世，勢力極大。歐洲後代立法如沒收自殺者財產，處罰那自殺未遂的，都是受了教會的影響。所以厭惡自殺是一般的風氣。後來哲學家反抗這種教會的人生觀，提倡個人的自由意志，纔漸漸的把舊觀念打破。法國的曼泰因 (Montaigne) 孟德斯鳩，福祿特爾都說政府不應該苛待自殺者。福祿特爾說假使自殺是有害於社會，那各國法律所認可的戰爭屠殺生靈又怎麼樣呢？英國哲學家休謨 (David Hume) 論的最透澈：

「假使我有能力可以移轉尼羅河的流域不算為罪，為什麼我使幾磅的血脫離了他所行的自

然的路會算一種罪呢？假使處置人的生命完全屬於上帝，人類處置自己的生命是侵害他的權利，人要是延長上帝用自然的通則所限定的生命年限豈不也是錯了麼？……假使我已經沒有力量爲社會造福，假使我或爲社會之累，假使我的生命妨害旁人致力於社會，如此，則拋棄我的生命不只是無辜，並且是可以稱贊的。』（休謨文集，自殺篇）

德國的康德，費希特，黑格爾又都根據個人的哲學不贊成自殺。所以只就歐洲文化裏攷察關於自殺的態度，各時代已不相同，各人的主張也不全相一致。但是近來思想的傾向都是脫離教會派的羈絆，休謨的論調頗可以代表唯理派的意見。自殺純然是個人的行爲，不能下倫理的判斷，褒貶這個行爲的。假使一個人心中含有極端之苦痛，無限之悲愁，想要脫離塵世，解脫一切，把生命斷送了，我們對於自殺者應該承認他的自由，不必評論他。從社會方面看起來自殺又是一個社會問題。自殺的結果是損失一個生命，並且使死者之親族限於窮困。自殺影響是及於社會的，所以是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我們對於自殺行爲自身雖然不必下判斷，但是執社會學者之眼光，我們要研究自殺之原因及其範圍的。

按右邊所說的道理推論，梁先生之自殺，本無所謂合乎道德與否。不過東方人對於自殺與西方不同，向來是容讓並且獎勵這個自由的。只就中國說，孔子的倫理學說是除去『匹夫匹婦』之自殺，並沒有加以指責。後世儒家一派的倫理對於殉國——實在是殉皇室——的忠臣，殉夫的節婦，殉

貞潔——片面的貞潔；因爲身體的一部分接觸了不正當的外物，就把身體全部分的機能都毀壞，這就是婦人的貞潔——的烈女，都竭力的獎勵頌揚。 道德家史學家更拿殉國，殉夫，殉貞潔三種事覘驗一代之氣風。 歷史，志書，都特別記載這忠臣烈婦的事蹟。 積久竟把這種自殺變成一種形式的道德。 形式主義之害在文學上，在戲劇上在美術上，已經極烈，在道德上更是一時不能容的。 形式主義的道德只有因襲從俗，沒有獨立選擇，所以是奴隸的道德。 倘使一個人有一種覺悟，具澈底之人生觀，覺得萬事皆不如一死爲當，這是個人的行爲，正如我上邊所說的，無道德之可言。 倘使把殉節看做一種道德的型，(type) 那亡國大夫，寡婦，和被姦污的女子都應該模做，並且受世上的褒獎，這就是形式主義的道德，我們是絕對的反對的。 倘使道德家再拿名分來做這種道德的後援，——什麼天經地義，什麼君爲臣綱，夫爲婦綱，什麼烈女不事二夫——那更是要極端的反對的。 最摧殘個人道德的就是把行爲變成了一定方式，又拿古聖先賢的言語做那方式的後盾。 這種合乎方式的行爲並不是無道德之可言，實在是極不道德的。 我讀梁先生的文章，覺得他自殺是由於澈底覺悟之自殺，不是那遵循方式的自殺，所以他的行爲，是無所謂合乎道德與否的。

自殺果能於社會上有益麼？ 上邊說過的自殺既損害性命並且剩下了孤兒寡婦當然是有害的。但是梁先生自己深信自殺可以喚起國民的愛國心。 我想這是一種誤謬的觀念，不可不辯解的。什麼是愛國心呢？所愛的國是什麼呢？ 國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原來沒有什麼可愛。 我們所愛的

是同在這個抽象名稱裏頭的生靈。但是這億萬的生靈 也沒有什麼可愛，不過因爲他們與我有共同的利害關係，所以應該互相友愛。 『愛國心』這個名詞常用爲騙人的口頭禪：君主用他保護皇室，帝國主義者用他保護資本家的利益，民國的執政者用他保護他們自己的勢力。 所以爲人民全體爭幸福纔可以激發眞愛國心，不然，這個名詞是最危險最禍害的。 歐洲諸邦人民愛國心的勃發是在人民有覺悟犧牲生命爭奪自由的時代。 對於共同利害關係有了覺悟，纔肯爲自由犧牲自己的性命，因爲這個自由一個人享受不到，要衆人享受，衆人奮爭鬥的。 讀者諸君試研究歐洲近世史，那些新國家之成立，(如十九世紀之比利時德意志意大利) 小國民之卓越，(如巴爾幹半島之希臘。塞爾比亞。最近之鄔克族。波蘭。久哥斯拉夫族) 都是國民覺悟 (national consciousness) 之結果。 國民覺悟發表出來就是愛國心。 他們的覺悟也多少是用流血的代價博來，這話是不錯。 但是他們的流血是一種奮鬥，是爲爭生命所最寶貴的部分 (如自由獨立都是) 與強有力者反抗而流血的。 東方式的自殺是消極的，不是對於政治上，經濟上，宗教上，有所奮鬥而流血。乃是奮鬥無力而流血。 梁先生的自殺彷彿比這個勝一籌，但是這種自殺仍然是消極的，沒有和旁人奮鬥——和梁先生所反抗的東西奮鬥，——卻專和自己的生命奮鬥。 中國這幾年來有許多的烈士，那投海，斷指，自殺的事件每年發生的不算爲少，生了什麼効果呢？ 他們的性質都不是爲所爭求的和反對者奮鬥，卻是和自己的生命奮鬥，那有什麼用處呢？

更深一層說，有生命纔可以奮鬥，沒有生命就沒有奮鬥的。 爲生命去奮鬥，不應該先把生命斷絕

的。那愛國志士因爲奮鬥而喪失性命的，是以求自由（生命所最寶貴的部分）爲主，流血不過是偶然的附屬的現象。東方式的自殺是以自殺爲主，再拿自殺去鼓動人心，豈不是不明生命的眞趣麼？ 悲觀的自殺(3)是厭棄生命的自殺，用不着批評。 爲喚醒國民的自殺，是藉著斷絕生命的手段做增加生命的事，豈能有効力麼？(4)

註(1)梁先生文章的原文甚長本誌不能錄出，讀者能與原文對照最妙。

(2)看威斯特馬克所著「道德之起原及發達」自殺章，本篇材料多有取諸此書者。

(3)蔣觀雲先生曾在新民叢報上論自殺，論悲觀與自殺甚爲透澈，惜吾書齋中不存此報未能引用。

(4)有愛國心的人比無愛國心的人生命强。自己努力纔可以希望旁人努力，不能誠心把自己的努力終止却希望旁人努力的。

對於梁巨川先生自殺之感想

陳獨秀

梁巨川先生自殺前一個月，留下敬告世人書一篇，說明他自殺的宗旨，現在把這書中最緊的幾處錄在左方：

吾今竭誠致敬以告世人曰：梁濟之死，係殉清朝而死也。

吾因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爲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爲本位。吾國數千年，先聖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先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於世道有責任爲主義。此主義深印於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爲本位，故不容不殉。

今人爲新說所震，喪失自已權威。自光宣之末，新說謂敬君戀主爲奴性，一般吃俸祿者靡然從之，忘其自已生平主意。苟平心以思，人各有尊信持循之學說。彼新說持自治無須君治之理，推翻專制，屏斥奴性，自是一說。我舊說以忠孝節義範束全國之人心，一切法度紀綱，經數千年聖哲所創垂，豈竟毫無可貴。

今吾國人憧憧往來，虛詐惝恍，除希圖僥倖便宜外，無所用心；欲求對於職事以靜心真理行之者，渺不可得。此不獨爲道德之害，即萬事可決其無效也。夫所謂萬事者，即官吏軍兵士農工商，凡百皆是。必萬事各各有效，而後國勢堅固不搖。此理最顯，我願世界人各各尊重其當行之事。我爲清朝遺臣，故效忠於清，以表示有聯鎖鞏固之情，亦猶民國之人，對於民國職事，各各有聯鎖鞏固之情。此以國性救國勢之說也。

梁先生自殺的宗旨，簡單說一句，就是想用對清殉節的精神，來提倡中國的綱常名教，救濟社會的墮落。他這見解和方法，陶孟和先生已有評論；況且他老先生已死，我們也不必過於辨論是非了。我現在要說的，就是在梁先生見解和方法以外的幾種感想：

第一感想，就是梁先生自殺，總算是爲救濟社會而犧牲自己的生命，在舊歷史上眞是有數人物。新時代的人物，雖不必學他的自殺方法，也必須有他這樣眞誠純潔的精神，才能夠救濟社會上種種黑暗墮落。

第二感想，就是梁先生主張一致。不像那班圓通派，心裏相信綱常禮教，口裏却贊成共和；身任民主國的職務，却開口一個綱常，閉口一個禮教，這種人比起梁先生來，在邏輯上犯了矛盾律，在道德上要發生人格問題。

第三感想，就是梁先生自殺，無論是殉清不是，總算以身殉了他的主義。比那把道德禮教綱紀倫常掛在口上的舊官僚，比那把共和民權自治護法寫在臉上的新官僚，到底眞僞不同。

第四感想，就算梁先生是單純殉了清朝，我們雖然不贊成；然而他的幾根老骨頭，比那班滿嘴道德暮楚朝秦馮道式的的元老，要重得幾千萬倍。

第五感想，就是梁先生敬告世人書中預料一般人對他死後的評論，把鄙人放在大罵之列。不知道梁先生的眼中，主張革新的人，是一種什麼淺薄小兒？實在是遺憾千萬！

近代文學上戲劇之位置

（錄國民公報）

知非

要說明戲劇在近代文學上的位置，必定先要說明近代文學之性質，這決不是數語可以了的。記者現在有一極簡便的方法，就將近代文學與從前的文學重要不同之處舉出數點來比較，那近代文學之特質自然是容易明白的了。講到近代文學與從前的文學不同之點，第一從前的文學是鄉土的文學，近代文學是世界的文學。本來人類思想的發展，有共通的徑路，原不能爲鄉土所限定的。吾這個區別，似乎不能算一個嚴格的分界。但是從前的文學思想發展上，儘有共通的地方。至於他所取擇的材料，表現的情感，全都是鄉土的色采，與他國國民的文學思想交涉影響極少。若近代文學，則大不相同。其中鄉土的色采，果然也不見少。但他所含蓄的問題，所注重的材料，乃至描寫的方法，都是有共通的性質，乃至作家的思想情感，也不是個人的孤獨感想，是世界思潮所織成的。他所發表的作品，也能常常影響及於全世界的文學。然而他那共通的性質，是在什麼地方呢？簡單一句話，就是共通的一個人生問題。從前的文學與人生問題雖不是沒有交涉，但都是部分的特種階級的表面的。近代文學所表現的人生問題，是普遍的內面的。材料雖也取擇於特種範圍之內，至其中所含蓄的人生種種相，或是煩悶苦痛，或是歡喜希望，卻不是某某國的特有事實，是世界人類所共通感受切迫在目前的現實問題。所以近代文學是世界的文學，與從前的鄉土文學是大不相同的。第二從前的文學是特別階級的文學，近代文學是國民的文學。講起從前的文學，差不多就是上流社會智識階級的專有品。他所取擇的材料，無非是宮廷貴族之生活，文人學子之感想，英雄豪傑之勳業，與一般國民生活全然沒有交涉。就是他們的作品，也只是供君主貴族的玩賞，絕非平民所要求的文學。至若近代文學，則大不然。所取擇的材料，就只是國民的生活情感，販夫走卒貧民乞丐，都是他們作品中的重要主人翁。在現在的時代要知道一國國民的生活思想，只須讀他國內的文學作品，恍如身入其間，大概是無差誤的。第三從前的文學是作家

一人的空想文學近代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寫實文學。這是文學上區別的最大要點。從前所有文學無論什麼宗派所描寫的人物事實，都是奇異萬狀世上決難遇着的。不是神怪荒誕，就是英雄美人俠客義士。那種離合悲歡的事跡，雖能令人受極強的刺激，還想起來絕非人類社會中所可有之事。那種刺激也只和游戲一樣，不能有什麼很深的印象，留在人的腦中。譬如索士比亞的戲劇，像哈姆蘭脫這種人這樣的事跡，世上的人有遇着過的麼？又如司谷脫之小說，其中所述的人物事跡，如何能教人信為真實呢？所以從前的文學，只以事件為重，所描寫的果然驚奇卓絕。但與吾們的現實生活，竟是毫不相關。近代文學則絕然相反。其中人物事跡都是平淡無奇，日常所常見常聞的，描寫得却是十分深刻細緻。主觀的個人情感，客觀的社會影響，其中所有一切之因果關係，微妙動機，決無遺留，使讀者宛如身臨其境，疑惑書中所寫的就是他自己的事情。法國左拉說他的小說是一種實驗科學。這雖是過分的話，可是寫實派的文學所用的材料，都是一一從實際觀察得來。作者自己先處於傍觀的地位，用冷靜頭腦將社會生活的內容細細剖解，然後如實的描寫出來，決不顛雜入絲毫作者主觀的好惡在內。就是近代文學中不屬於寫實派的，差不多也採用這種方法。但是近代文學的特質，不只是描寫真實就算完事。尚有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將社會生活的種種病理原因，以及其中所含蓄的重要問題，從文學中描寫出來，促進社會的改革。這是近代文學神聖的地方，與從前僅供玩賞的文學，是大不相同的。第四自從作家的態度上講，從前的文學是一種無用的玩好品，近代的文學是一種神聖的事業。這不只是他人如是看法，就是作家自己也是這樣的態度。從前的文士，大概不是君主貴族的清客，就是有文才的貴族。他們的作品，無非是獻媚盲諂，供他人的消遣解悶而已。最高尚的也只是閒暇無事，借來消自已的清興，或是避絕世俗，以此自鳴其高。如歐美文學上的成語所謂住在象牙塔中的人罷了，斷沒有人把他作為一件正經事業的。至於近代的文士，却大大不然，絕無絲毫玩賞的意思在裏頭，純粹把他當作一種救世濟人的大事業。如俄國的文學，全國聰明才智之士，差不多都把文學當作改革社會促進文化的教化，教關。俄國近代種種的改革變化，簡直都可以算是文學鼓吹的効果。態度既如是不同，所以從前的文學，只檢那驚奇好玩的材料，以圖賞心悅目。從沒有人敢正眼向着社會的黑暗方面，何況再

把這些黑暗情形寫出來，取他人的厭惡呢。近代的文學，是專從社會的內面着眼。老實不客氣把一切黑暗都徹底的顯露出來，令人讀了，並無絲毫快感，只留極深刻的印象在腦中。有些簡直深刻得令讀者幾乎要生神經病。這是二者態度極不同的地方。第五再從他們的形式來講從前的文學，是形式的死文學。近代文學，是生命的活文學。從前是專在字句聲調格律上做工夫。從形式上看眞是珠圓玉潤美麗可愛。論到內容，實在是異常貧弱。甚至不過堆砌字面毫無意義，豈不是一種死文學麼？至若近代的文學作家，首先聲明技巧拙劣不在字面上做工夫的。（其實近代文學的技巧，遠勝從前的文學。不過他們的眞本領，不在這方面，所以自己說是技巧拙劣。）講到內容眞是字字是血，句句是肉，是人生的反映。這眞是有生命有活力的文學。豈是那死文學所可比擬的麼？以上吾所說的幾點，雖是隨便寫的，凌亂無序，遺漏很多。但是近代文學的特質以及他的眞精神，大概也算是說明白的了。

近代文學之特質，吾已舉出幾條。現在不能不把文學的種類以及他的變遷，略說幾句，纔所以論到戲劇在近代文學上之位置。

講到文學的分類，吾這篇本來不是文學論，原可以不必分得精細恰當。說個大概，是可分為一，寫情與紀事的韻文。二，寫情與紀事的散文。三，小說。四，戲劇。五，評論。五種。這五種裏頭，一二兩項，含蓄種類很多。卽如三四兩項，流派也就不小。這都歸在本文範圍之外，當俟他日改題另論的了。至於說到他的變遷，應當先論文學的起源。不過因為限於篇幅，也不能不暫行從略。簡單一句話，記者是主張社會起源說的。因為起源於社會的原因，所以古代文學的材料，大致不外宗教與戰爭二類。神歌禱詞以及紀功頌德的詩歌最多。並且那個時候，社會未曾發達，宗教與政治不分。政治又在少數君主貴族之手，常與其他的部落民族交戰。所以那時候社會最大的事件以及文學上最好的材料，就是宗教和戰爭兩項。寫情紀事的韻文，自從這上頭發達來的，亦可說是古代的文學，是這種韻文的文學。何以文學先從韻文發達呢？有的說是當時記錄的方法不發達，一切全憑口傳，有韻的言語最便於記誦，所以韻文就先發達，這話也是理由中之。可是古代許多宗教上的祝詞，不過是表現一種宗教的感情，並沒有含着紀錄傳承的意義。就如三百篇中之頌，雖也雜有歌頌祖宗功德的意思。但是論他的本質，卻只是祭時儀式上用的一篇宗教祝詞，與便於記誦傳承的理由，未必能相一致。況且

紀述戰爭很長的詩歌，像希臘古代荷馬的紀事詩，要說韻文比了散文易記，也未見得。所以韻文先發達的緣故，必定另有個原因。依記者想，這是因爲當時人類智識尚未發達，一切情緒感想，在意識上都是朦朧迷糊，彷彿心中有這樣的感觸，意識上却不十分明顯，不但言語文字不完備，不能把他明顯的表現出來，就是他意識中也是糢糢糊糊，不能把他捉摸住了，分析清楚，認識明了，所以表現出來的語言文字，都含蓄一種感情的調子，而又似可解不可解的，這是理智力不發達的原因，所以韻文發達在先。等到後來人類智識進步，散文就漸漸的發達，先用於紀事的一方面，那歷史的文學就異常進步。本來散文的發達與人類理智力的發展是並行的。散文的特質是條理清楚意義明顯，非內部理智力發達，意識上的觀念，分析明了，是不會發達的。內部理智力發達到極處，是論理的思想。散文發達到極處，是現代科學的文學。（這個名辭是借用寫實派左拉等的主張。雖不能說是妥貼，却也無甚大礙。）這眞是如車之兩輪，相輔而進的。但是文學的本質，原本是發表情意的。中心還在情意，不在理智力。純粹表現理智力的文字，是科學哲學，不是文學。這個道理吾是承認的。不過情意要不得理智力的輔助，如何能正確明顯的表現呢？況智識的基礎在感覺，要不是理智力發達，情意如何能分化發展呢？更進一步講，所謂文化發達，就是意識的分化發展。（意識是包含智情意而言。情意是中心，知是輪廓。不是輪廓漸漸的放大，內容漸漸的豐富，意識如何能分化發展呢？所以文化更發達，那文學中理智力的作用，亦日益加重。這就是散文發達在後的原因。因爲這個緣故，自中世到近世之初，散文雖是漸漸的發達，韻文的勢力在文學上還是不小。不必說詩歌戲曲是全屬韻文，就是純屬散文的文學，也都帶着韻文的調子，聲調字句格律都很謹嚴。即如索士比亞的戲劇，名爲白話劇，其實也是類似韻文的一類文學。在這個時候，小說戲劇雖漸漸的發達，文學上占重要位置的，還只是寫情紀事的韻文散文，戲劇是在這種韻文散文之下的一種附屬文學。（索士比亞是當時最出類拔粹的，他的戲劇是最發達的文學。）到了近世之初，是人文史上大進步的一個時候。文學上由古典主義一變而爲想像主義。（Romantic 這譯名似不甚妥，但記者想不出好譯名，祈閱者指正。）不只文學的思想發達，就是他的形式也異常進步。其中最發達的就是小說。因爲小說最可以自由發揮作家的理想。這個時候，差不多在文學上，可名之爲

小說的時代。但是他們還沒有受過科學的洗禮，文學上空想的分子很多，全憑着作家個人的想像，與社會生活人生問題，相離甚遠。故都檢那驚奇可喜的空想事跡來做材料，全篇的精華，都在那事跡構成的如何新奇，並且末尾還要一個大團圓。他們雖標榜着自由，造壞古典派的形式主義，自己卻又套上了一個形式。這裏頭果然都不是像司谷脫一流的小說，描寫社會生活的也很有。至於心理方面他們也十分注重，但是總脫不出那時代的空氣，重空想的事跡，輕現實的生活。如那虛造的人物和那大團圓的結構，更是沒有一個免得了這個大缺點的。要比較起來講，休哥和狄杜司二人，自然是傑出之輩的了。以上是說的近代以前文學的發展變遷，戲劇的位置，在文學上尚未見得重要。到了現代，萬物更新，社會的組織，異常變動。那文學當着革新的氣運，受了科學的洗禮，面目全然不同。首先樹革新旗號的先鋒隊，是法國左拉一派的寫實小說。接着北歐易卜生，司脫令盤等的戲劇，和意國俄國的小說戲劇，蔚然並盛。就如英國的文學，向來是受大陸的影響很淺的，也當不住這個潮流，有蕭伯納等的革新戲劇。他們的特質，吾上文已經說過，無庸重述，吾現在是要聲明幾句。近代文學，不是寫實一派。講到最近的時代，寫實派已在過去之列。有新想像派，心理派，象徵派，神祕派，唯美派等種種的派別。就是易卜生的晚年作品，也已漸漸脫離寫實的色采。但是他們不是逆行復古，還是站在寫實主義上向別種方向發展。不過是因為初期的寫實派，是完全注重在客觀的描寫，把主觀的人格活動閒卻。故最新的文學，是趨重在主觀方面，並不是把客觀的描寫都丟了。至於他們共通的特質，離不了吾上文所說的幾層，是寫實的社會的敎化的心理的世界的生命文學。因為這個緣故，戲劇是佔極重要的位置。何以故呢？文學中眞能描寫人生的主觀客觀兩方面，把住生命中的幾微，將他表現出來，當然不是寫情紀事的韻文散文可以勝任的。就是小說，因為體裁太長，不能不把事件來做個貫串的綫索，而且過長了，總不能精神一貫到底，把人生的眞相，用極鮮明的方法，顯露在吾們的眼前，印極深刻的印象。那最方便的，究莫如戲劇與短篇小說。這兩種中，短篇小說又莫如戲劇。（下文再說。）所以近代的文學，可稱之為戲劇中心的文學。講到這裏，吾不能不把近代的詩歌略說幾句。近代文學中，古代的韻文文學，雖漸漸的排除，卻不是排除詩歌，是詩歌也經了革命，成了一種革新的詩歌。怎樣的革新呢？吾這篇雖不是論詩歌，也

可以簡單說兩句，總而言之，像從前那種專講字句聲調格律形式，雖美意義毫無的詩歌，是不為人所重視的了。近代的詩歌，與他種文學，是走一條路的。不是寫人生的種種相，就是把捉生命中的幾微，用象徵比喻的方法，把他表現出來。形式是不狠注重的。象徵派詩中，有名為自由詩，Yers libre 又名不定形的詩，Yers amcrphes 就是破壞古來詩的體裁格律，自舒新機來表現他心中的情感的。但是他們雖是破壞詩的體裁格律，卻不是全然化為散文。他們更注重音調，主張詩與音樂合一。不過他們的音調，是自然的音樂，不是那種形式的聲調格律，讀起來感觸心胸，與從前的詩歌，眞有天淵之別。近來新靑年雜誌中，提唱這種自由白話詩，眞是中國詩歌的大革命。有一班與現代思潮隔絕的人，都說是亂綱，甚有指為美談的，這都是不知近代文學的進化與詩歌的本質，總有這種少見多怪的嘲笑。至於新靑年雜誌的自由白話詩，是否成功，如何好壞，那是另一問題。在試驗的時候，當然不能說是成功。其中有好有壞，與自由詩之本題，卻是全不相干。如要評論這自由詩之能否成立，應當把現代文學中各國的自由詩，都拿來研究過，纔夠得上有批評之資格。吾這段話，雖似題外之文，因為要說明近代文學的特質，也是不可少的。

文學變遷的徑路，以及近代文學的特質，吾已略略說明的了。可是這變遷的徑路，並不是不其然而然的。其間卻有大大的原因伏在裏面。吾再略舉幾點來講。第一從前人類智識不發達，對於自然界的現象，全在不可解之列，腦中都是神奇古怪的迷信。最高的學問，就是神學。神學中最高的，就是借那古代未經科學精練過的獨斷哲學說來附會。所以從前文士的智識見解，都束縛在那迷信及因襲傳說的小圈圈裏面。除了模彷師承以外，文學中差不多找不出絲毫獨創的精神。（古代希臘的哲學思想，是極發達的。但是都屬思辨上的論證。就是極有實驗精神的阿里斯多德，也是一種獨斷的精神。況且期限甚短，一到羅馬的時代，自由研究的精神，幾乎剷除盡淨。後來又被基督教强安排在神學裏面，竟成了中世黑暗時代一種獨斷的武器。在近世以前，簡直可以說與一般思想上沒有什麼很好的影響。）及至後來科學上種種新發明，地理上種種新發見出現，人類智識的限界漸漸放大，始有自由研究的精神。文學上總有想像王義發生。古典派的勢力，也就衰了。到了近世。科學大昌，一切自然界的現象，凡是從前所不可解的，如今都可以拿原理

原則，推尋他的因果關係，思想上就起了大革命。自由精神勃然大盛，對於一切事物，非自己得有實驗的確證，是斷不肯輕信的。這不只是唯物論的思想如是，卽如絕對論唯心論的思辨論證，也都是應用科學的方法來演繹的。近代文學受了這種科學的影響，把古代傳承下來的一切思想形式，都根本打破，纔有這新文學出現。第二從前生活簡單，一簞食一瓢飲，樂在其中。在從前凡是有思想的人都是以隱遁克慾的生活，爲最高尙的理想。把人類的物質慾以及現世的日常生活、看作一切罪惡的根源，以爲是極齷齪而且應當排除的事情。所以從前的文學，都是作家虛無縹渺的空想，與實際生活毫無關係。到了近代，自科學進步，物質文明大發達，生活的內容也異常變動，從前所視爲極齷齪的物質生活，在近代却當作生存上所萬不可缺之的部分。那種隱遯克慾的古訓，竟是成了不可實行的謬想。因此文學的思想，也隨着大大的變化。所選擇的材料，捕捉的問題，都是目前的現實生活。近代文學，所以說是現世生活的反映，就是這個原因。第三從前社會組織簡單，文士都在極小的圈圈裏面生活，可以引起他們注意的，就只是君主貴族一班特別階級的生活。可以博他們稱頌贊美的，也只是英雄義士的特立獨行，美人名士的離合悲歡。至於民衆的生活，是在水平線以下，爲他們所不能接觸的。所以從前文學的材料，都是特別階級和空想的分子。近代自法國大革命以後，民衆的勢力大盛，政治上社會上都是民衆佔重要的位置。那文士的生活眼界，也就不能不變化的了。所有的作品，不能不是民衆所要求的文學。那材料自然是不能不取之於民衆的生活了。第四從前知識愚昧，對於自然的災變，人力一無所施。政治的權力，是在一班特別階級之手，生殺予奪，唯所欲爲。所以人類一切禍福的原因，都歸在那神道和特別階級的意志。文學上的材料，也就不是神力運命的奇遇，卽是忠義節烈的美談的了。在近代受了科學的洗禮，對於人事也用科學的方法來解釋。並且因爲民衆的勢力異常偉大，社會的組織異常複雜，個人只能在社會中生存。所有一切生活活動，無處能脫離社會的影響。社會學進化論的學說，異常發達，所以學者解釋人類禍福的原因，用科學方法來推究，自然趨重在社會的影響。近代文學的思想，因之也大生變化，注重在社會問題。寫實派社會派的文學，在近代當然自要大盛的了。第五是人類內部的意識進化，從前智識不發達，人類內部的意識異常混沌，受那因襲傳說的支配，沒有反省的力量。

就有新理想，不是浮淺的空想，就是模模糊糊一種神秘的感觸。近代因爲科學進步，文化發達，人類意識的內容，天天的豐富複雜，反省的力量，異常發展，人類內部意識的分析，也漸漸進步，心理學就大發達了。學者論到人類的思想情感，就用科學的方法，依着心理的法則去解釋他的因果關係，這就是近代心理派文學發達的原因。再從他方面講，因爲人類意識的內容發達，思想情感異常複雜，從前的文學形式，不能表現他，就不能不有新文學發生的了。第六上文吾已前過，從講社會組織簡單，有思想的人都拿遏逝克慾的生活爲最高理想，現實生活是他們所厭惡不要問聞的。那時候現實與理想，就沒有什麼大衝突。到了近代一切現實的事物都認爲眞實的生活。（不只是唯物論的思想如是，就是理想論的黑智爾，也有現實都是合理的主張。）要拿理想去包容他調和他。但是現實與理想根底上就有衝突的性質。況且近代生活複雜，那衝突的程度就更高。於是現實和理想，物質和精神，個人和社會，成了近代一個思想上解決的難題，有種種的流派。近代文學因爲把現實認爲眞實，而文學的性質，又是屬於精神的理想的，因之感觸這種衝突，就也非常之烈。因爲感觸極烈，那人生問題，以及生活矛盾問題，自然也是感觸極深的了。這就是近代生命文學病理文學發達的原因。以上吾雖是隨便說的，就可知道近代文學發達的徑路，並且也可說明戲劇所以在近代文學上佔最重要位置的理由。何以故呢？因爲表現近代人生的文學，都沒有戲劇適當。那寫情紀事的韻文散文，不適當是不必說的了。長篇小說，是因體裁上的關係，吾上文已經說過。即如短篇小說，也因爲全靠文字的記號來表現的，那印象究不如戲劇現身說法的深切。況且文學和歷史不同，因爲不是記載事件的。和哲學科學不同，因爲不是推求原理原則的。和倫理學美學不同，因爲不是研究行爲和趣味的規範。文學的本領，是要把人生如實的表現出來。要如實的表現出來，自然要深刻細緻，印象方能鮮明。戲劇當然是最適當的文學。（戲劇所表現的，雖是斷片的。因爲要深刻鮮明，就不能不斷片。二者不能兩全。）再進一層講，近來藝術的趨勢，已向於綜合的一方面，就是音樂美術文學聯合在一起的藝術，那戲劇更可以佔最高的位置。（所謂音樂聯合在一起，並不是一定指歌劇而言。上文論詩歌的時候，已經講過。）所以近代文學中最重要的文學是戲劇。世界最有名的文學家是戲劇家。就是不專做戲劇文學的人，他一生的作品中，必然也

有極著名的戲劇。吾們更可推想戲劇在近代文學的位置了。

照這樣講起來，拿近代戲劇的性質來批評中國的舊劇，自然是毫無價值可言的了。本篇因爲限於篇幅，不能詳說，當改題另論。

(上文所舉的文學分類，尙有評論一項，未曾說明。這是在近代文學中總算是一種重要的文學，也因限於篇幅，只好改題另說的了)。


北京大學
新潮
第三期要目
難『思想律』……康白情
經濟學上之新學說……劉秉麟
物質文明……陳達材
劇學……宋春舫
漢語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談……傅斯年
因明淺說……陳家藹
詩……社員
漁家（小說）……楊振聲
是愛情還是苦痛？（小說）……羅家倫
『人』？（小說）……葉紹鈞
扇誤（譯英國王爾德劇）……潘家洵
每本大洋三角每卷五本大洋一元二角外埠每本加郵資三分
總發行所……北京國立北京大學出版部
代售處……北京中華書局……上海羣益書社

賣火柴的女兒

周作人譯

丹麥H.C.Andersen著

天氣很冷；天下雪，又快要黑了，已經是晚上，——是一年最末的一晚。在這寒冷陰暗中間，一個可憐的女兒，光著頭赤著脚，在街上走。他女從自己家裏出來的時候，原是穿著鞋；但這有什麼用呢？那是很大的鞋，他女的母親一直穿到現在；鞋就有那麼大。這小女兒見路上兩輛馬車飛奔過來，慌忙跑到對面時，鞋都失掉了。一隻是再也尋不著；一個孩子抓起那一隻，也拏了逃走了。他說，將來他自己有了小孩，可以當作搖籃用的。所以現在女兒只赤著脚走，那脚已經凍得全然發紅發青了。在舊圍巾裏面，他女兜著許多火柴，手裏也拏著一把。整日沒有一個人買過他女一點東西，也沒有人給他女一個錢。

凍餓得索索的抖著，向前奔走；可憐的女兒！正是一幅窮苦生活的圖畫。雪片落在美麗的長髮——披到兩肩的好卷螺髮上，但他女並不想到他。街上窗櫺裏，都明晃晃的點著燈火，發出燒鵝的香味；因爲今日正是大年夜了。咦，他女所想的，正在這個！

兩所房子前後接著，其間有一個拐角，他女便在那里，屈身坐下。他女將脚縮緊，可是覺得愈冷了；又不敢回家，因爲他女沒有賣掉一把火柴，也沒有一個錢拏回家去，他女定要受父親的一頓打，而且家裏也冷；因爲他們家裏只有一個屋頂，大的裂縫雖然用了稻草破布已經塞好，風却仍然呼呼的吹

進來。

他女的小手，幾乎凍僵了。倘從柴束裏抽出一支火柴，牆上擦著，溫溫手，該有好處。他女便抽了一支。霎的一聲，火柴便爆發燒著了。這是一個溫暖光明的火。他女兩手籠在上面，正像一支小蠟燭；而且也是一個神異的小火光！女兒此時覺得彷彿坐在一個大火爐的前面，帶著亮明的銅爐腳和銅蓋。這火燒得何等好！而且何等安適！但小火光熄了，火爐也不見了，只有燒腊的火柴頭留在手中。

第二支又在牆上擦著。火一發，火光落在牆上，牆便彷彿變了透明，同薄幕一樣，他女能見屋裏的事情。桌上鋪著一塊雪白的布，上面放著光亮的晚飯器具，燒鵝肚裏滿裝著蘋果乾棗，蓬蓬的發出熱氣。還有更好看的，那鵝跳下盤，在地板上搖搖擺擺的，胸前插著一把刀一把叉，向女兒走來。那時火柴熄了，只有厚實潮溼冰冷的牆，仍在他女面前。他女又燒一支火柴。這回他女坐在一株美麗的聖誕節樹下；這樹比去年他女在那富商家隔著玻璃窗望見的那一株，更加高大，更裝飾得好看。一千多支蠟燈，點在綠樹枝中間；許多彩色圖畫，同店頭所有的一樣，都向上看這燭光。女兒伸出兩手向他們，火柴就熄了。聖誕燭漸漸的升高。他女現在再看，却是天上的星。一顆星往下落，曳了一道火光。女兒心裏想道，「現在有一個人將死了，」因為他女的祖母——世上唯一愛他女的人，如今已經死了，——常常告訴他女說，凡是一顆星落下，就有一個靈魂升天去了。

他女又在牆上，劃一支火柴；火發了光，在這亮光裏，立著他女的祖母——清淨光明，和善可愛。女

兒叫道，「祖母，你帶我同去！我曉得火柴熄時，你就要去了。你也要同溫暖的爐火，好的燒鵝，美麗的聖誕樹一樣就要不見了，」他女忙將整把的火柴擦著，想留住他女的祖母。火柴燒得很猛，比日中還光明；祖母的相貌也很大很美麗，不同平常一樣。他女將女兒抱在手裏，兩個人在光明喜樂中，離開地面，飛得很高，到那沒有寒餓憂愁的地方去，——他們是同神在一處了！

但次日清早，女兒仍舊坐在拐角，靠著牆，兩頰緋紅，口邊帶著笑容，——在舊年末夜凍死了。新年的太陽起來，照在一個小死屍上！這孩子坐在那裏，冷而且硬，手裏拏著火柴，其中一把，已經燒過了，傍人說，「他女想自己取暖。」但沒有人知道他女看見怎樣美景，也不知道他女在怎樣的靈光中，同他祖母去享新年的歡樂去了。

Hans C. Andersen (1805-1875) 的著作的特色，曾在隨感錄二四中約略說過；現在所譯的便是他的童話之一。他的童話全分，收在全集第二十七八兩冊中。在第二十七冊卷頭，有他自撰的童話年譜，今將關於這一篇的說明，抄在下面：——

「一八四八年童話第二集第二分出中，爲老屋，一滴水，賣火柴的女兒，幸福的家庭，母的故事，苧麻六篇。……賣火柴的女兒在 Grasteen 舊城所作；當時接到 Herr·Flinch（案此係當時出板業者）的信，囑我爲他題畫，共有三張，我取了一張繪著女兒拏火柴的畫，就寫了這一篇。

當時所印的畫，可惜現在已經沒有了。但他集內丹麥人 Pedersen 的插畫，有兩張小圖插在

這故事裏，也非常得神。

Andersen這篇故事又與平常的童話，略略不同，所以別有一種特色。他寫這女兒的幻覺，正與俄國平民詩人Nekrassov的赤鼻霜詩裏，寫農婦在林中凍死時所見過去的情景相似。可以同稱近世文學中描寫凍死的名篇。

鐵圈

俄國 F. Sologub 著　　周作人譯

一

一個女人，清早晨在一條市外的冷街上散步；一個四歲的孩子同他〔女〕一路走。　他〔女〕很年少活潑，喜孜孜的微笑；他〔女〕常常極慈愛的看他〔女〕兒子，那孩子的紅面頰上，也仿佛映出幸福的光。　他正在那裏抛一個圈，一個大而且新，明晃晃的黃色圈子。　他跟著圈亂闖；喜歡的了不得，大聲說笑；撒開他小肥腿，膝彎下全是露著；揮他抛圈的棒。　他本不必將棒舉向頭上，有這樣高；但這有什麼要緊呢？眞好快活！　他從前未曾有過一個圈；這圈又跑的怎麽活潑呵！

從前一切都未有過；在他看了，一切全是新的，——早晨的街道，快活的太陽，市內遠遠的囂塵。在孩子看了，一切都新，都快活潔淨。

二

一個穿破衣的老人，兩手又粗又硬，站在十字街口。　他將身體貼著牆壁，讓女人和孩子過去。老人用沒有光澤的眼，望着孩子，很粗蠢的微笑。　混亂遲鈍的思想，在他禿頭裏，掙扎出來。　他對自己說，「一個小紳士！　正是一個小東西。　喜歡的快要炸了。　看他怎樣開步走呵！」

他心裏不甚明白。這件事似乎有點奇怪：——這里是一個孩子，——一個小東西只配拔住頭髮，拖來拖去的。游嬉是壞事。孩子又是專做壞事的人，大家都曉得的。

那里是一個母親，——他女並不發話，也不吵鬧，也不罵他。他女是很活潑愉快。很容易看出，他們是慣在溫和安樂中過活的人。

但在老人自己一面他做孩子時，過的是狗的生活。便是到了現在，也並無什麼好的景況，雖然可以不再挨打，也有食料喫飽了。他記起少年的時候，——餓呵，凍呵，打呵。他未曾有過一個圈玩耍，也沒有好人家孩子所要的種種玩物。這樣子，他在窮愁苦難中間，過了一生。他記不出一件喜歡的事。

他張着沒牙齒的嘴，對孩子笑；心裏很羨慕他。他又回想道，「眞無聊的游嬉！」

但他心裏很是妬他羨他。

他去作工，——去到工廠；在這廠裏他從小做起，一直到老了。他終日想那孩子。這是一個極深極固執的思想。他竟不能忘却那孩子。他心裏看見他跑著，笑著，頓脚，抛圈。怎麼的肥小腿，直露到膝彎！……

在工廠裏機輪喧閙的中間，他整日裏仿佛見那小孩擎著鐵圈。夜裏又在夢中看見他。

三

次日早上，老人的幻想，依舊跟著他走。

機器咶咶的響；工作狠是單調，又是機械般的自動的事。　他的兩手急急忙忙的，做習慣了的工作；沒牙齒的嘴上，現出微笑，心裏懷著愉快的空想。　空氣裏面，夾著許多塵埃，愈顯得濃厚；承塵底下，許多皮帶從無數輪子上轉來轉去，嗤嗤的響。　略遠的地方，被散出的蒸汽遮住，全不能見。　祇見一兩個人，忽隱忽現，像鬼怪一般；人的聲音，因爲機器的不斷的響聲，也一毫不能聽得。

老人的空想也正是熱鬧，——他這時候變了一個小孩；他的母親是一個上流婦人；他有他的圈和小棒。　他正在那里游嬉，用小棒趕那圈。　他穿了一件白衣服；他的小腿很肥，一直露到膝彎上。

幾日過去了。　工作也逐漸進行，他的空想還是如此。

四

一日晚上，他從工廠回家，在路上見了一個木桶的圈。　這是一個粗惡汙穢的圈。　老人見了，喜得遍身發抖，沒有光澤的眼裏，流出淚來。　有一種突然發生的不可抗的欲望，將他制住。

他很小心的向四面一望；于是蹲了下去，伸出發抖的手將他拾起，又慚愧似的微笑，拏了他回家。

沒有一個人留心他，也沒有人問他。　這與人有什麼相干？　一個穿破衣的老人，拏著一個破舊無用的圈，——有誰來留心呢？

他傴傴的挐著走，怕人看了見笑。爲什麼拾了來，又爲什麼挐著走，連他自己也說不出。單是這很像那孩子的圈罷了。將他放在隨便什麼地方，也沒有什麼妨礙。

他能看這圈，也能用手撫摩這圈。還更能引起他的幻想；工廠裏的呼嘯喧擾聲音，便覺漸漸微弱，散出的蒸汽，也漸漸淡了……

這圈在老人的歪斜不正的房子裏的牀下，放了幾日。他時時挐了出來，看他一回；這汙穢灰色的圈，很能安慰老人的心；他見了圈，便使他更加想念那幸福的孩子。

五

一日是清明和暖的早晨，鳥在市內虛損的樹上，叫得比平時尤其高興。老人一早起身，挐了圈，走出市外。

他在林中，從老樹和荊棘堆裏，直向前走，一面咳嗽。這樹上都包滿了黑色干枯的開裂的樹皮，老人看了，覺得很是不測，又像是板著臉不說話。林中的氣味也很奇，昆蟲都很怪異，羊齒植物似乎非常高大。這里並無塵埃喧鬧，祇有溫和細密的朝霧，散布在樹木後面。老人的脚，在枯葉上滑過；有時遇著爬在地上的老樹根，幾乎絆倒。

老人折了一支枯枝，將圈挂在枝上。

他走到一片空地，充滿著日光與寂靜。無數露珠，在新刈草地的綠葉上，閃閃有光。

忽然老人將圈溜下樹枝。 他用枝打，使圈在草地上旋轉。 老人大笑，顏色很爲喜悅；他跟著圈跑，正同那孩子一樣。 他踢脚，用棒打那圈子；又將棒在他頭上，高高舉起，也同孩子一樣。 他覺得自己還是幼小，被人所愛，又很幸福。 他又覺得他的母親正看守著他，微笑著，緊跟著他走。

彷彿初次出外的孩子，他覺得與鮮明的草和閒寂的青苔接觸，十分舒暢快樂。

他的灰色羊髯同他蒼白的臉色恰相調和，抖個不住；他的咳嗽同笑混作一堆，奇怪的嗄聲，從他沒牙齒的口中發出。

六

此後老人，一天比一天，更愛他早上帶著圈在林中游嬉的時光了。

他有時想到，怕被人發見，被人見笑，——想到這裏，引起一種深切的慚愧心來。 這慚愧很像恐怖；他便漸漸麻木，他的膝髁幾乎發軟。 他慌忙向四面探望。

不，——四面沒有一個人看得見，也沒有一個人聽得到。

他儘意的游嬉夠了，便回到市裏，很溫和愉快的微笑。

七

沒有一個人發見了他。 也沒有非常的事出現。 老人平平安安的游嬉了幾日；一日露水很多的早上，他便受了涼。 他臥倒在牀上；不久死了。 雖然死在工廠病院裏，死在不知不識的不相關切

的人的中間，他很平靜的微笑。

他的空想使他心裏很得慰安。他也曾做過孩子，也曾笑著在陰暗的樹木中間，在綠草上跳躍，——他的親愛的母親將眼緊跟著他。

Sologub 本名 FjodorK. Teternikov (1863–)。本誌四卷三號已經載過他的一篇童子 Lin 之奇蹟但他傑作是長篇小說小鬼與短篇迷藏等這一篇鐵圈雖然並非他的一等著作，但很可看出他的根本思想，所以頗有研究的價值。

Sologub是厭世家又是死之贊美者(Peisithanatos)。他在小鬼中，表明人生的惡濁無意義；要脫離這苦，但有死這一條路：如迷藏中的小女兒 Leletshka，又或如未生者之接吻中的胎兒，便最好了。其次要算發狂，他稱為祝福的狂氣。此外還有兩種法門，可免人生的苦惱：第一是美，第二是空想。但無論怎樣天眞的美，一與人世接觸，也被汙染毀壞；所以詩人的空想，便是唯一的避世的所在。英人 Cournos 說，「空想是美的媒介，能令人在悲哀中求得悅樂。有空想的人，眞是幸福。他在這日光所照鄙俗可厭的人世之外，別有一個世界，怪異荒唐，同童話的世界一般，也便是夜的世界。」（見一九一五年九月分兩週評論中）

Sologub的意見大略與意大利詩人 Leopardi 相似，「以為人生止有苦趣；靈智之士，苦亦益大。蓋人生慰藉，實唯空虛。人有希望空想幻覺，乃得安住。如幻滅時，止見實在，卽是悲苦。欲脫此

苦，唯夢或死。」（譯者所編歐洲文學史的一段）這篇小說裏的老人，便只因能有了空想幻覺，所以雖然過了一世「狗的生活」也能很溫和愉快的微笑；死在不相關切的人的中間，也能很平靜的微笑。所以他可算一個「眞是幸福」的人。因爲他能在這不幸的眞實的世界之外，別有一個空虛的世界，可以容得他安住。

但我的意見不能全與著者相同，以爲人的世界，究竟是在這眞實的世界，一面須能與「小鬼」奮鬭，纔算是唯一的辦法。所以我們從別一方面看這拋圈的老人的生活，與賣火柴的女兒比較觀察，也是一件頗有意義的事。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虛弱的小孩子

Sologab

從前有過一個小孩子。

他生下來的時候，他們將他放在一個吊鐘形的玻璃瓶裏，蚊蒼蠅不能煩擾他。

所以他便住在這弔鐘形的瓶子裏。

小孩子從玻璃向外望，看見赤楊在風中搖動。

但他不知道這是因爲風的緣故，這虛弱的小孩子不知道這些事。

所以他對赤楊喊道，「不要搖，你蠢笨的赤楊，你快要將你自已搖斷了。」

風止了，赤楊也不動了。

虛弱的小孩子很高興，又喊道，「這纔是一顆好樹，你聽我的話，我很喜歡。」

遺扇記（承前）

沈性仁譯

第二幕

（布景）溫爵邸之客室。一門開着通至跳舞室。一班樂隊正在那裏演奏。衆客由左門入。又一門通至照得狠亮的草地上。棕櫚花卉等還有狠亮的燈光。屋子裏擁擠了一大堆的客人。溫夫人一個個的迎接他們。

勃夫人　（走到中間）狠奇怪溫特米爾勳爵怎麼不在這裏。霍泊爾先生也不早來。阿格塞你留了五次跳舞給他罷！（走下）

阿格塞　是的，母親。

勃夫人　（坐在沙法上）給我看你的名單。（西洋跳舞的時候各人都有一個次序單上邊列着同跳的人名字）我狠喜歡溫夫人重新用起名單來了。做母親的只有借着這個可以防範他的女兒。你這個可愛的傻東西！（把名單上塗去了兩個名字）規矩的女子萬不會同這樣年輕的男子跳舞的！樣子太放蕩！最後的兩次你一定得和霍泊爾先生到草地上去。

（丹比先生和普林逢夫人一齊從跳舞室裏走進來）。

阿格塞　知道了，母親。

勃夫人　（用扇子扇）那邊的空氣狠清爽。

泊　克波克波夫人，斯逢裴爾特爵夫人，哲姆斯洛斯頓先生，勃克電先生。

（報名的時候這些人就依着次序進去）

丹　斯夫人，晚間好。我想這節（倫敦的高等交際社會裏每年到四五月的時光特別多開跳舞會宴會茶會等等而此時期名之曰節Season）裏的跳舞會這回算是末一次了罷？

斯夫人　丹比先生，我想是罷。這是個快樂的季節，是不是？

丹　狠快樂！公爵夫人晚間好。我想這季裏的跳舞會這回算是末一次了罷？

勃夫人　丹比先生，我想是呢。真個狠悶氣的季節，是不是？

丹　真悶氣！實在悶氣！

克夫人　丹比先生，晚間好。我想這一節的跳舞會這回算是末一次了罷？

丹　哦，不是罷。大概還有兩次。（轉身到普夫人那邊來）

泊　羅福特先生，佳德布先生，格拉漢小姐，霍泊爾先生。

（泊克爾報名他們便都進去）。

霍　溫夫夫人好？公爵夫人好？（向阿格塞行了一禮）

勃夫人　好個霍先生，難爲你來得這樣早。我們都知道這些在倫敦的都想攀附你。

霍　倫敦好地方！在倫敦的不像在息特納（澳洲的一個都會）的那樣排斥外人。

勃夫人　啊！霍先生，我們知道你的尊貴，並且像你這樣的人再多些，可以使生命舒服些。霍先生，你知道阿格塞跟我兩個人對於澳洲的地方怎樣喜歡的。那地方一定有那些小袋鼠跳來跳去的，多好看。阿格塞從地圖上看見過那地形又是殼奇怪的！正像一個裝貨的木箱子。不重這是個狠新的地方，是不是？

霍　公爵夫人，這不是和別的地方同時生成的嗎？

勃夫人　霍先生，你眞聰明。你是獨出心裁的。現在我不要再耽擱你了。

霍　公爵夫人，我要請阿格塞一同跳舞。

勃夫人　我想他總有空的跳舞。阿格塞你還有未定的跳舞嗎？

阿格塞　有的，母親。

霍　可以賞我這光榮嗎？

（阿格塞頷首）

勃夫人　霍先生，你可要仔細照管我的多嘴小了頭呢。

（阿格塞和霍泊爾一同進跳舞室去）

溫　馬格雷脫，我有話跟你講。

溫夫人　等一回兒。

（樂止）

泊　阿格司脫洛頓勳爵。（阿格司脫入）

阿格司脫　溫夫人，晚上好。

勃夫人　佳姆斯勳爵，你陪我到跳舞室去，好不好？阿格司脫今天跟我們在一塊兒吃飯。現在我實在受得他夠了。（佳姆斯勳爵伸手挽了公爵夫人送他到跳舞室裏去）

泊　阿撒包頓先生和夫人，丕司需勳爵和夫人，達林頓勳爵。（泊克爾報名他們便都進去）

阿格司脫　（走向溫爵前來）好小子，我有句特別的話要跟你講。我消損到不堪了。我知道我的外面還看不出來。男子們不容易露出他的本相來，倒也是一件好事。我問你，這女子是誰？

是從那裏來的？怎麼他也沒有一個討厭的親戚？親戚討厭的東西！但是一個人有了親戚，可以顯得體面。

溫　我想你講的是爾林夫人罷？我在六個月前纔遇見他。以前我一點也不知道有他這樣的一個人。

阿格司脫　自從那時起，你就常見他罷。

溫　（極冷淡）是的，以後我常去看他。剛纔我還見過他呢。

阿格司脫　哈哈！這些女子們都看不起他呢。今天晚上我跟阿雷白拉一塊兒吃飯，啊唷！你沒有聽見他這樣的議論爾林夫人。簡直駡得他絲毫不留……勃利克跟我都說這沒有什麼要緊。我們議論的那女子的身段一定是狠好看的。你應該看看阿雷白拉形容的樣子！……但是，哎，好小子，我不知道對于爾林夫人怎樣纔好。哼！我或者可以娶他，他待我是沒有什麼親熱。他眞是出奇的聰明，什麼事他都會講。啊！哈，他講你。你的事情他都講……并且又都不一樣的。

溫　我跟爾林夫人的交情，沒有什麼可講的。

阿格司脫　哼，喂，老朋友，你想他再能夠到那個討厭的交際社會裏去嗎？你會介紹他給你尊夫人嗎？不要推托。你肯幹嗎？

溫　今天晚上爾林夫人要到這裏來的。

阿格司脫　是尊夫人給他的請帖嗎？

溫　他接到了一張。

阿格司脫　那麼樣，他就好了，好小子。你爲什麼不早一點告訴我，省得我難受，并且也不至于誤解了。

（阿格塞和宻泊爾先生到草地上去。）

泊　西西爾格拉漢（西西爾入）

西　（向溫夫人行了禮，過去和溫爵握手）阿撒，晚上好。爲什麼你不問我好？我歡喜人家問好我。我見得大家都注意我的康健。今夜我有點不大好。方纔跟家裏人一塊兒吃飯。眞奇怪，爲什麼家裏人總是那麼討人厭的呢？晚飯之後，父親跟我們說些道德的事情。我說他老了應該明白些。但是據我個人的經驗人一到老了，應該明白的時候，反倒弄得一點也不明白了。喂老頭兒，我聽見你又要結婚了罷！我想這個把戲你也幹得厭煩了。

阿格司脫　好小子，你眞瑣碎，太瑣碎了！

西　喂，老頭兒，你倒底是娶兩回親，離一回婚，還是離兩回婚娶

一回親呢？那一個對？我看還是離兩回婚結一回親像些。

阿格司脫　我的記性太壞實在不記得那一個是對。（移向右邊）

普夫人　溫爵，我有點特別事情要問你。

溫　我恐怕……你肯願諒我……我要看看我的夫人去。

普夫人　哼，你不要做夢。現在的時代做丈夫的在衆人面前照管他的妻子是一件危險的事。因爲惹人家生疑心，想他在背地裏打他的妻子。這個年頭美滿的婚姻，都變成了可疑的了。等吃夜飯時候再問你罷。（向跳舞室行去）

溫　馬格雷脫，我有話跟你講。

溫夫人　逵爵，你替我拿住我的扇子，可以嗎？謝謝。（走近他丈夫身旁）

溫　（走近夫人身邊）馬格雷脫你在飯前說的話，當然，不行的？

溫夫人　今天夜裏不准那個婦人來！

溫　爾林夫人要來的。你倘使用種種法子羞辱他，或是傷害他，那是叫我們兩個人失面子添憂愁。馬格雷脫！記得這個！只要信我！做妻子的應該信服他的丈夫！

溫夫人　信服丈夫的妻子在倫敦多着呢。他們不高興的樣子常容易看出來的。我不做他們那樣的人。（走上來）逵爵我的扇子請你還我罷。謝謝。……扇子是件狠有用處的東西是不是？……逵爵，今夜我用得着一個朋友了。我想不到要這樣快。

溫　我一定得跟他講。我應該。倘使眞做出點活劇來，多可怕。馬格雷脫——

泊　爾林夫人

（溫爵露驚狀。爾林夫人神氣狠莊嚴，穿得狠講究。溫夫人緊緊握住了他的扇子，旋又落在地板上。冷冷的向爾林夫人點一點頭。爾林夫人親親密密的回了一個飄然踱入室內。）

逵　溫夫人，你的扇子掉了。（拾　來遞給他。）

爾林夫人　溫爵你好呀？你可愛的夫人多漂亮！眞像一張畫片！

溫　（低聲）你來得眞冒失！

爾林夫人　（微笑）這是我一生裏做的一件聰明事，幷且，喂，今天夜裏你待我要特別殷勤才好。我怕這些女子。你也得介紹幾位給我。這些男子我倒常常可以處置的，阿格司脫勳爵，你好呀？你近來跟我疎遠了。自從昨天我就沒有見過你。我怕你

不信實因爲人人都是這樣說。

阿格司脫　爾林夫人，讓我解說給你聽罷。

爾林夫人　不要，阿爵，你什麼也不能夠解說。這是你的好處。

阿格司脫　啊！你要是找得出我的好處，爾林夫人……（兩人談天的時候溫爵便走開了，一個人在屋裏繞行，兩眼直望着爾林夫人。）

逵　（向溫夫人）你的氣色多少難看！

溫夫人　膽怯的人的氣色總不好看的。

逵　你好像要發暈了。出來到草地上去罷。

溫夫人　好。（向泊克爾）泊克爾把我的外套拿出來。

爾林夫人　（走近溫夫人邊）溫夫人，你的草地上照耀得多少好看！使我想起羅馬多利亞親王家裏來了。（溫夫人向他狠冷淡的行了個禮，遂同逵爵到外邊去了。）啊！格拉漢，你好呀？這位不是你的姑母佳德布爵夫人嗎？我狠願意認識認識。

西　（躊躇了一回，并且狠窘迫的樣子。）當然的，要是你願意。克洛林姑母，讓我介紹給你這位爾林夫人。

爾林夫人　佳德布夫人，我極願意見你。（靠近他旁邊坐在沙法上。）你的姪兒跟我是狠好的朋友。我對于他的政治生涯狠注意的。我想他一定會大大的成功。他的思想像個穩健派，而他的說話又像個急進派，現在的時代狠要緊會裝那個樣子的。他講話又是狠漂亮。我們都知道那個他從那一位遺傳下來的。昨天在公園裏阿倫台爾勳爵跟我說格拉漢先生說話的神氣狠像他的姑母。

佳夫人　你對我講這些好話，真好！（爾林夫人微笑，依舊講他的話。）

丹　（向西西爾）你把爾林夫人介紹給佳夫人了嗎？

西　沒有法子，我的好朋友，不能不介紹的。那個女子無論要什麼，他有能力叫人替他做到的。到底爲什麼，那我不知道。

丹　啊，我盼望他千萬不要來跟我說話！（緩緩步至普夫人那裏）

爾林夫人　（向佳夫人）在禮拜四？好極了。（起身微笑，和溫爵講話去。）和這些老太太們周旋真討厭。但是他們又喜歡這一套。

普夫人　（向丹比）跟溫爵講話的婦人穿得狠好看的，是誰？

丹 我不知道看他的外貌狠像一部裝訂得狠好的法國壞小說，專在英國市場上消費的。

爾林夫人 那就是可憐的丹比和普夫人嗎？我聽見普夫人狠嫉妒他的。今天他狠像不願意跟我講話。我想是怕普夫人罷。這些皮膚焦黃的婦人，好大的性子。溫特米爾你知道，我想先跟你跳舞。（溫爵齒咬着嘴唇皮，把眉頭一縐。）不過阿格司脫要妒忌了！阿爵！（阿格司脫走下來。）溫爵的意思要我跟他先跳。這是他的家我也不便拒絕他。你知道我是願意跟你先跳的。

阿格司脫 （低低的行一個禮）爾林夫人，可惜我不能這樣想。

爾林夫人 你狠明白的。我想一個人一生一世跟你跳舞還覺得有趣的。

阿格司脫 （手插在白色的背心裏）謝謝你，謝謝你。你是女子裏頭最可欽慕的一個！

爾林夫人 多少好聽的話，狠簡單並且極至誠。我正歡喜聽這種話。嘎，請你替我拿住了這個花球。（挽了溫爵的臂走入跳舞室裏去了。）啊，丹比先生，你好呀？我狠過意不去的，你三次來看我，我都不在家。星期五請你來吃午飯。

丹 狠好。（冷淡的樣子）

（普夫人氣哄哄的樣子望着丹比阿爵手裏拿着花球，跟了爾林夫人和溫爵從跳舞室裏出來，）

普夫人 （向丹比）你眞是一個沒良心的東西！連一個字我也不能相信你。爲什麼你告訴我說你不知道這個女子呢？你連去看他三次，是什麼意思？你不要到那裏去吃午飯，當然你明白的？

丹 我的勞拉，啊，我做夢也不會去的！

普夫人 你還沒有告訴我他的名字。究竟他是誰？

丹 （輕輕咳嗽了一聲，抓頭摸耳的，）他是一位爾林夫人。

普夫人 那個婦人！

丹 是的，人家都這樣稱呼他的。

普夫人 這樣有趣！多少有趣！我一定要仔細看他一看。（走到跳舞室的門口頭張望）我聽人家說他狠難聽的事情。他們說他在那裏陷害可憐的溫特米爾呢。并且像溫夫人那樣行爲端正的人倒去請他！眞有趣！十分愚笨的事本來要一個好

女子纔做得出來。禮拜五請的午飯你去罷。

鳴— 為什麼呢？

普夫人 因為我要你陪我的丈夫去。他近來狠留心我。使得我種種不方便。像這個婦人正合他的式。假使那女子願意我的丈夫一定高高興興去侍奉他，就不來打擾我了。我告訴你，像那樣的婦人倒狠有用處，為得可以撮合別人的姻緣。

丹— 你實在神妙！

普夫人 (注視他)可惜你不是！

丹— 我是——對於我自己。在這世界上我只願意把我自已知道詳細點；但是現在還看不出機會來。

(兩人走入跳舞室。溫夫人和達爵從草地上進來。)

溫夫人 是的，他到這裏來實在大不應該，我真受不了。我現在纔明白白天裏吃茶的時候你所說的話了。為什麼你不一直告訴我呢？你應該的！

達— 我不能夠！一個男子不能把這種事來議論，別個男子的！假使我早知道你的丈夫今夜要你請他來，我早就告訴你了。你也可以免掉這種侮辱了。

溫夫人 我沒有請他。我的丈夫硬要他來——不聽我的懇求——不聽我的命令。啊！這所房子汚辱我了！當他跟我丈夫一同跳舞的時候，我覺得這裏的女子個個在那裏嘲笑我。我做錯了什麼要叫我受這樣的痛苦呢？我把我的全生命都獻給我的丈夫。他既經受了——用了——又把他毀了！使我吃了這種眼前虧。我並且沒有膽量——我是一個懦夫！(坐倒在沙法上)

達— 如果你是我所想像的一個，我想你決計不能夠和一個待你這樣的男子住在一處的！你同他還會有怎樣的生命呢？你會覺出他對於你沒有一刻是真的了。覺出他眼睛的神色是虛假的，他的聲音是虛假的，他的撫摸是虛假的，他的愛情全是虛假的。他厭煩了別個女子的時候他到你這裏來！你得要安慰他。他愛上了別的女子他到你這裏來！你也得要哄着他，你要做他真生命的假面具，做他的外套遮蓋他的秘密。

溫夫人 不錯——你說得狠對。但是叫我怎麼樣呢！你說你會做我的朋友，達爵——告訴我，叫我怎麼個辦法呢？你現在做我的朋友罷。

達——男女中間不能有朋友的交情。只有情，仇恨，崇拜，愛，就沒有朋友的交情。我愛你——

溫——夫人　不，不！（起立）

達——眞的，我愛你！我看這世上沒有比你再好的了。你的丈夫有什麼東西給你呢？一點也沒有。所有的東西他都給了這個惡婦人了，又把他推進你的交際社會裏來，到你的家裏來，在大衆面前羞辱你。我呢，願意把我的生命都獻給你——

溫——夫人　達——林頓——勳爵！

達——我的生命——我的全生命受了罷，你願意怎樣就把他怎樣——我愛你——愛你從來沒有這樣愛過別人的。自從我第一次看見你就愛了你，愛得你迷糊了，發瘋了！你從前不知道——現在你知道了！今天夜裏就離開這所房子罷。我不能說一般的輿論沒有關係，或是大衆的議論或是交際社會裏的批評。都狠有關係的。那些關係太大了。但是有時候一個人的生命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的。一個自己的生命滿足的，純粹的，完全的——，還是拖着一個虛假的，淺的，卑賤的，是那僞善的世界所需要的生命呢？現在正當你選擇的時候。選擇！啊！我愛，選擇！

溫——夫人　（慢慢的脫開了他，又做驚駭的樣子，仔細注視他一回。）我沒有這樣的膽量。

達——（隨着他）有，你有這個膽量。大概有六月光景的苦痛，或者甚至於羞辱，但是到那時你不姓他的姓名而姓我的，什麼事也都太平了。馬格雷——脫我愛，我的妻子，總會有一天——啊，是我的妻子！你知道這個你現在算什麼呢？在你權利以內的地位被那個女子占去了。啊！出去罷——快用你的膽量，昂着頭笑嬉嬉的從這房子裏出去罷。倫敦的人都知道你爲什麼要走；誰來責備你呢？沒有一個。假使有，也沒有什麼關係。錯？什麼叫做錯？一個男子爲了一個無廉恥的女子而背棄他的妻子是錯的。做妻子的和一個凌辱他的男子住在一處是錯的。有一次你說過你不願意和解事情的。現在不要和解。振作些問你的良心！

溫——夫人　我就怕問我的良心——等我想一想！讓我等一回！我的丈夫或者會回心轉意過來的。（至沙法上坐下）

達——你還會要他！你不是我向來所想像的那樣人了。你還是跟

別的女子沒有什麼分別。什麼事情你都擔負得起，就怕大家的責備，但是這般人的讚美你又看不起的。我料你一星期之內要跟這個女子離了馬車一同到公園裏去了。他要做你的熟客——最親愛的朋友了。你甯可都忍受，只不要一下子斷了這莫大的束縛。你想的不錯。你沒有膽量，沒有。

溫夫人　哎，給我點工夫去想一想。現在我不能回答你。（不知所措的樣子。用手撫他的額）

達　一定要現在，要不然就罷了。

溫夫人　（從沙法上跳起來）那麼就算罷了！（半晌不語）

達　你使我的心碎了！

溫夫人　我的心早也碎了。（少頃）

達　明天我就離開英國。這是最末次我能夠看着你了。你也永遠不能見我了。只有一息工夫我們的生命相遇——我們的靈魂相接觸。永遠也不再相遇相接觸的了。馬格雷脫，再會。（退出）

溫夫人　我的生命多少孤苦！哎，多少孤苦！

（樂器的聲音止了。勃夫人和晉爵對講對笑的進來。別的客也從跳舞室裏出來。）

勃夫人　馬格雷脫，我剛纔跟爾林夫人談得狠高興。我狠慚愧今天下午跟你講他的話。假使是你請他來的，當然沒有什麼要緊。一個狠惹人歡喜的女子，并且狠通達世故的。他說他十分反對人家結婚幾次的，所以我想阿格司脫是不要緊了。我想不出為什麼人家都批評他。都是我的壞姪女們——塞維爾家的姑娘們——他們常常造人家的謠言。但是我想還是到霍堡（溫泉場）去一趟好。我愛，真的應該去。他不過太討人歡喜一點。啊呀，阿格塞那裏去了？啊，他在那邊呢。（阿格塞和霍泊爾從草地裏進來）霍先生，我狠不願意你領阿格塞到草地上去，他又是那樣嬌弱的。

霍　爵夫人，我實在過意不去的狠。我們出去得沒有多大工夫後來就在一處談天。

勃夫人　啊，我想你們談到可愛的澳洲罷？

霍　是的。

勃夫人　愛的阿格塞（把他招呼過去）

阿格塞　是，母親。

勃夫人　（在旁邊）霍先生曾清清楚楚的——

阿格塞　是的，母親。

勃夫人　寶貝你怎樣回答他呢？

阿格塞　是的，母親。

勃夫人　（狠慈愛的樣子）我愛的你常常說對的事情。霍先生！哲姆士！阿格塞把樣樣事情都告訴我了。你們兩人好聰明，保守你們的秘密。

霍　公爵夫人，那麼你不怕我帶阿格塞到澳洲去嗎？

勃夫人　（作怒狀）到澳洲去？啊不要題起那個粗俗可怕的地方。

霍　不過他說他願意跟我一同去。

勃夫人　（颺聲說）阿格塞，你是這樣說的嗎？

阿格塞　是的，母親。

勃夫人　阿格塞，你會說這樣的蠢話。我想攏總看起來就是格文大院（倫敦上等人住的地方）總算是一個衛生的地方，可以住得許多的下等人住在格文大院，但是無論怎樣總沒有可怕的袋鼠爬來爬去的。有話都等明天講罷。哲姆士你可以帶阿格塞下去。哲姆士，午飯你當然肯來的。改了一點半，不是兩點。我知道公爵有話跟你講。

霍　公爵夫人，我狠願意公爵跟我談談天。他還沒有跟我說過一句話呢。

勃夫人　我想他明天要有好多話跟你講呢。（阿格塞和霍泊爾出）馬格雷脫再會罷。我愛，我怕這還是往常的老故事罷。愛—愛不在初見面發生，而在季末的時候發生更覺得滿足。

溫夫人　公爵夫人再會。

（勃夫人挽了普爵出去了）

普夫人　我愛的馬格雷脫，跟你丈夫一同跳舞的女子多漂亮！我要是你，一定要生妒忌的。他是你的好朋友嗎？

溫夫人　不是！

普夫人　真的嗎？再會，愛的。（注視丹比先生出去了）

丹　這年輕的霍泊爾樣子太難看！

西　啊！霍泊爾是自然界裏邊的紳士，我所見過的紳士中最壞的樣子了。

丹　溫夫人是一個通達世故的婦人。一般的女子一定要拒絕

爾林夫人，不准他來的。但是溫夫人倒有那世人所不常有的那個常識。

西　溫特米爾把不應該做的事看得像沒有罪一樣。

丹　是的，可愛的溫特米爾漸漸變成了時髦的一派了。我從前料他再也不會這樣的。（向溫夫人行禮而去。）

佳夫人　溫夫人，再會了。爾林夫人這個人眞是討人歡喜！星期四他到我家裏去吃午飯。你也去嗎？我盼望偕正和麥爾頓夫人都來。

溫夫人　佳夫人，可惜我另外有約了。

佳夫人　狠可惜。愛的，來。（佳夫人和格拉漢小姐出）

（爾林夫人和溫爵入）

爾林夫人　今夜的跳舞眞有趣！實在使我想起從前的景像來。（在沙法上坐下）我看見現在交際社會裏討厭的人還像從前那樣多。我倒狠高興什麼都沒有改變！除了馬格雷脫他長得格外漂亮了。我最末次見他——二十年以前，裏在一塊小絨布裏的一個醜東西，眞是一個醜東西，我告訴你。可愛的公爵夫人！跟那位可愛的阿格塞公主正是我所歡喜的那種小姑娘樣子！溫特米爾眞個我能夠做公爵夫人的弟媳婦——

溫　（坐在他的左邊）但是你會——？

（西西爾先生和好幾個客都散去了。溫夫人面上現出一種輕蔑苦痛的樣子，一心注意着爾林夫人跟他的丈夫。他們兩個人卻是一點也不知道他在那裏。）

爾林夫人　啊，是的！他明天十二點鐘來看我。他本來今夜裏就要向我求婚。實在他已經說出來了。他還自說他的可憐的阿格司脫你知道他說了多少遍。這樣的壞習氣！到後來我告訴他明天給他回音。我當然允許他的。論到做妻子呢，我敢說，我可以做個賢妻。阿格司脫勳爵的人狠有些好處的。僥倖他都露在表面上。好品性正應該現在表面上的。這件事情你當然肯幫我的忙罷。

溫　我想不是叫我去鼓勵阿格司脫罷？

爾林夫人　那不是！我可以鼓勵的。不過要你給我一點產業數目要體面點。

溫　這就是你今天夜裏要同我講的事情嗎？

爾林夫人　是的。

溫　（暴躁的樣子）這個事情我不能夠跟你在這裏講的。

爾林夫人　（微笑）那末，我們到草地上去講罷。無論做什麼總應該有個好看的背景。溫特米爾難道這個不要嗎？女子要是有個好背景甚麼事也做得出來的。

溫　明天講，不好嗎？

爾林夫人　不行，你知道明天我要答應他了。我想這是件好事假使我能多告訴他那個——啊，我應該這樣說，——我的遠房堂兄有二千磅一年給我——或者我的第二個丈夫——或者差不多像這樣的一個遠親。這樣更加可以引誘他，會不會？溫特米爾，你現在有個狠好的機會可以恭維我。不過你對於恭維方面不大擅長。我怕馬格雷脫沒有鼓勵這樣的好習慣。這是他的錯處。人要是不說漂亮的話也就沒有漂亮的思想了。我們現在談正經罷。二千磅你以為怎麼樣？我想要二千五百磅。現在的生活最要緊得寬裕才好。溫特米爾你想這世界是不是一個極快樂的地方？我是這樣想！（跟溫爵到草地上去。跳舞室裏的音樂又作。）

溫夫人　再不能在這家裏滯留了。今夜那個男子愛了我并且把他的全生命都給我。我拒絕他，眞是傻子！現在我去把我的給他罷。我一定把我的給他。我一定到他那裏去！（穿了大衣，走到門口又回轉來。在書棹上寫了一封信，封好了，擱在台上。）阿撒永遠沒有明白我的心。等他讀了這封信總會明白。現在他願意怎樣就可以怎樣了。我行我的意思那是最好的。最正當的婚約是他破壞的。——不是我。我不過脫了這個束縛罷了。（出門去了）

（泊克爾進來，走過跳舞室門口，爾林夫人走了進來。）

爾林夫人　溫夫人在跳舞室裏嗎？

泊　夫人剛出門。

爾林夫人　（聽了一驚，嚇昏了，看住了僕人）出門了？

泊　是的，夫人——夫人告訴我他有一封信在棹上留給主人的。

爾林夫人　一封信給溫爵的？

泊　是的，夫人。

爾林夫人　謝謝你。（泊克爾出跳舞室裏的音樂也停了）從他的家裏跑了！留一封信給他的丈夫！（走到棹前看信。拿起

來又擱下，怕得混身都發抖。）不行，不行！這個萬萬不行的！生命不能像那樣再演悲劇的！哎，爲什麼我有這樣的幻想呢？爲什麼我現在又要記得那在我一生裏我極願意忘記的一個時辰呢？難道生命又要演悲劇嗎？（拆開了信讀了一遍。倒在椅子裏，苦痛得萬分）呀！眞怕！跟我二十年前寫給他父親的信用的一樣的話！爲了這件事我受了多少刑罰苦痛！還不是；我的刑罰，我眞眞的刑罰是今天夜裏，是現在！（動也不動。）

（溫爵入）

溫　跟我的妻子告辭沒有？

爾林夫人　（把信團在手裏）說過了。

溫　他在那裏？

爾林夫人　他狠倦，已經去睡了。他說有點頭痛。

溫　我去看看他。失陪了。

爾林夫人　（急起）哦，不要！沒有什麼利害。只不過狠疲倦罷了。并且飯廳上還有許多客在那裏。他要你去告訴他們一聲，對不住。他說他不要人家去打擾他。（把封信掉下了。）這都是他叫我告訴你的。

溫　（把封信拾了起來）你掉了東西了。

爾林夫人　啊，是的，謝謝你，那是我的東西。（伸手來接信。）

溫　（仔細看這信）咦，狠像我夫人的筆跡，是不是？

爾林夫人　（趕快拿了信）是的，這是——一個地名。請你叫他們配我的馬車，可以不可以？

溫　當然可以的。（出去了）.

爾林夫人　謝謝！叫我怎麼辦呢？叫我怎麼樣呢？我覺得有個從來沒有覺得過的情在我裏面醒悟了。這是怎麼講呢？女兒一定不能像他的母親——那眞可怕。叫我怎樣救他呢？叫我怎樣救我的孩子呢？在一息工夫裏可以毀壞一生。誰比我明白這個得多呢？溫特米爾呢，一定得打發他出門；那是一件最要緊的事情。（走向左邊）但是這件事叫我怎麼辦呢？無論怎麼樣一定得辦。哎！

（阿格司脫拿了花球從外面進來。）

阿格司脫　愛的夫人，我總惦念着我的請求可以得個回音嗎？

爾林夫人　阿爵，聽我說，快領溫爵到你們俱樂部裏去，留住他，不叫他出來。你明白嗎？

阿格司脫　但是你說你叫我早回家。

爾林夫人　(狠着急的樣子)照我說的去辦。照我說的去辦罷。

阿格司脫　我的酬謝呢？

爾林夫人　你的酬謝？你的酬謝？！啊明天問我好了。但是今夜不要讓溫特米爾離開你的左右。要是你放他跑了，我可永遠不能饒赦你。你永遠不再和你講一句話，也不跟你有關係了。記住了，把溫特米爾留在俱樂部裏，今天夜裏不要讓他回來。(出去了)

阿格司脫　啊，實在的，我已經可以做他的丈夫了。的確可以了。

(做出一種狠迷惑的樣子跟了爾林夫人出去。)

(第二幕完)

未有人類以前之生物

王星拱

中古哲子終日思索人類起原之問題，不能解決，謂爲「神怪之神怪」。自進化學說發明後，吾人咸知人類原於猿，猿原於較下等之動物，較下等之動物復原於最初之生物。然此最初之生物緣何而來。不亦「「神怪之神怪」之最神怪」者乎。

生物有機，礦物無機。無機物之消長由於外，有機物之消長由於內。然二者之消長，皆受物理的定例之管束；此近今科學進步中最要之點也。今試以高等動物言之：高等動物能思索能記憶等等，是謂心理作用。究之，心理作用，卽生理作用中之最精巧的一部分耳。如思索記憶等等，皆爲能力發見之現象：能力以物質變換而發見，故亦卽爲物質變換之現象。（如感覺有可量的速率。凡腦力提住一印象時，神經物質有一定的化變。下次憶及此印象時，其神經物質，受原路趨向之指使，生同一的化變。又凡用腦力時，腦經物質受養化而成簡單物質以供思索等等之能力，亦如用筋力時，筋肉物質受養化而成簡單物質以供運動之能力也。） 其他如消化循環排洩等等，(包植動物而言)是謂生理作用。究之，生理作用，卽化學作用中之最精巧的一部分耳。故有人謂爲生理化學作用。（生理化學作用，包生理力學作用如日珠之旋轉心之張縮等而言。因力學作用，亦原於化學作用，如機器之運動，原於燃料之燃炬，） 近人用研究無機物之化學之方法，以研究酵類及有機物之如膠的物質，其所得之結果，已自定性的而進爲定量的：換而言之，凡生理化學問題，亦如普通化學問題，同受物理的定例之管束也。知此，則於最初生物之緣起，較近一層矣。

最初生物原何而來？卽原於礦物而來。百年前之化學家以爲有機略之化學，另有一「生力」主之，非如

無機略之化學受物理的定例之管束。自一八二八年烏羅 Wohler 自高核酸化氫製出尿素，開自無機物製出有機物之門，於是「生力」之謬說始滅。至近今則無生命的有機物之原於製造者，已多不勝舉矣。又一九〇五年波特羅 Butler 以沸湯 Bouillon（以無生命的有機物和鐳水煑成，以供培養微菌之用者。）置之鐳光之中，見其中生有細微之結構，與生物之結構相同。由此推之，可知無機物質在一定特別環境之中，可結構為有機物而具生命。而此新具生命之有機物，其內部之化變，復與其環境相合，而能支持其生命，而能誕育其種子：於是生物界成立矣。總之生物之特相為生命。生命為何，卽生物之組織中各小部分內（一細胞）之各種物質之支配，洽與其環境相合而生者也。如此之支配，化學家尚無此能。將來能否，非吾人所敢斷言者也。

生物既發生後，則隨各時各地不同之環境，變換其結構以順應之：是為進化。因各生物之環境偶有差異，遂分途進化以順應之：於是生不同之種類。各生物之進化愈久，其結構之區別愈大：取植物之途者，進化至雙子葉，取動物之途者，進化至人類。植動物之分類，卽依其進化之等級為憑，可於普通植動學書中求之。茲將植動物各大類之特性，可以表見其進化等級之高下者，撮要書左。

甲植物　（一）隱花　以栖 Spore 生殖。除蕨類外，其細胞皆未能分出各種不同之樣式，以應各種不同之用。

藻類（其細胞皆同一樣式）
菌類（無色粒，故不能吸食炭養。）
二者之孤生交生時期，皆無一定之秩序。

苔類　在交生時期中，發達最盛。

蕨類　已有水管系但尚紊亂。（非如顯花植物之水管系有定，）在孤生時期中，發達最盛：此已與顯花植物相近矣。

(二)顯花　以子生殖。

裸子類　其子外無粃殼。雌雄蕊不同花。

包子類　其子外有粃殼，雌雄蕊多同花。

單子葉

雙子葉

(乙)動物

(一)元生　爲一叢膜濃質 Protoplasm 所成。

(二)多竅　其細胞之集合，始有內部外部之分。

(三)腔腸　始有一定的消化機關。

(四)棘皮　始有神經系。

(五)環節　始有繁複血管，有作心用者，有作腎用者，

(六)節足　各節始有不同之附足，以供不同之用，如咬嚼攻守泅行是。

(七)遙輭　如輭體，而呼吸循環諸系不及其完備。

(八)輭體　呼吸以腮。心始有三個一定的房。除片腮外，皆有齒盤以助消化。

(九)脊椎

魚　始有脊椎。始有齒。

兩棲　成壯後始有肺，故能居陸。

爬行　居陸之能增加，已完全脫除以顋呼吸之機能矣。為兩棲與飛禽乳哺二者之過渡。

飛禽　心始有四房，故淨血汚血不混。齒變為喙。血始溫。

乳哺　體隙內始有橫膜。糞溺始不同出口。始以胎生。

欲求生物進化之具體的證據，當徵之於化石。化石者古代生物之代表也。然生物必有堅結部分，如介殼骨架之類，始能成為化石。下等生物非皆有堅結部分者：故地層之化石，不能將上表所列之生物，每種每屬一一皆代表之而無遺也。然即地質歷史中之地質變遷，及化石所代表之生物之變遷，合而攷之，已足為生物進化之鐵證。茲將地質歷史中之生物變遷，與各代中新出之生物之特性，可以表見其進化之等級者，約略言之如左。

地質歷史分為四期，一無生期，二古生期，（古生期又分為二期。一曰初古期。二曰中古期。）三新生期，（新生期亦分為二期。一曰中新期。二曰大新期。）四人生期。

(一)無生期　當此期時，球面境況，（如溫度過高，空氣及海水中所溶化之物質過多，等情形是）不能發育生物：故無生物。

（二上）古生期

第一代（堪伯林代） 節足門之三葉極多。

第二代（奧島代） 多竅門之筆形極多。

第三代（索魯林代） 始有魚，然其頭尚有頭甲，其骨尚爲脆骨，蓋初自節足（如蝦蟹）變來者。筆形滅。

（二下）中古期

第一代（泥盆代） 魚極多，故又謂此代爲魚代；然皆無歸硬骨目者。（硬骨爲魚之高等）其鱗皆硬。鱗與齒組織同，魚之有齒，卽由鱗進化而來。其頭多有頭甲，未脫節足之遺式。有一節足類名翼耳者長至六尺，滅於此代之末葉。

植物：有藻類，蕨類。蕨類至此已繁盛矣。如鳳尾（今之鳳尾草）古葦，高可數十丈。美洲泥盆系中，已有一二歸裸子類之球實。（如松柏是）

第二代（石炭代） 動物：始有兩棲。蓋煤層成立之時，（世界煤層多成立於此代，故名石炭代。）沿海地面時升時降，極其無常，故動物須能水陸兩棲。然此代之兩棲，皆歸今已淘汰之曲齒目，乃兩棲之最下等者。

植物：以蕨類爲極盛。（成煤之植物皆蕨類，）古生期中，空氣富於炭養，故成煤之植物，極端發達，此後所成立之石層，以灰石爲最多，蓋空氣中之炭養，漸爲海水（海水中有基性物）所收吸（多經生物主司）而成立者也。

第三代 二疊代 動物：始有爬行。三葉滅。魚類衰。
植物：蕨類漸衰。裸子類漸盛。

(三上)中新期

第一代 三疊代 動物：爬行漸多。各種爬行之齒之形狀不一。此代有一爬行生物，名堆齒者，爲爬行及乳哺間之過渡生物。
植物：裸子類已極盛矣。

第二代 侏羅代 動物：爬行發達極盛，故又謂此代爲爬行代。其歸翼蜴目者，拇指甚長，拇指與身中，有一如布之皮聯之，如蝙蝠然，可飛，乃近於飛禽者。始有飛禽名古翼者，見於此代，有齒如錐，蓋初自爬行進化而來者。
植物：仍以裸子類爲極多。始有包子類之單子葉。

第三代 白堊代 魚類已以硬骨爲多矣。爬行雖大而多，然多滅於此代之末葉。其歸翼蜴目者，有一種，兩翼張時，可被及二十五英尺，其歸恶蜴目者有一種，長八十尺；(有謂生物將就滅時，極端發達其支體之積量而增加其強力以避淘汰。塞督林代之翼耳，石炭代之蕨類，白堊代之爬行，皆然，是謂「進化而不得其道，」蓋不與環境相合也。結論中當申言之，)皆不能免於淘汰。飛禽類尚有齒。始有下等乳哺之單管(如今之鴨嘴獸)有袋。(如今之袋鼠(近特盛))
植物：始有雙子葉。

(三下)次新期

三等代（此期僅有一代）

現今球面之海陸形勢，皆爲此期中之地殼綿動所規定。凡現今球面盛行之生物，皆發生於此期。

動物：魚類多硬骨。爬行之生存者甚少。飛禽始有凸胸：凸胸乃高等飛禽，如吾人所習見者。其與爬行相似者皆滅矣。乳哺之下等歸有袋類者漸少。歸有蹄類之河貘，見於此代：河貘進化經四趾馬，三趾馬，中趾馬，而至現今之一趾馬。（赫胥黎所攷）犀象牛羊第已多。猿亦初見於此代。

植物：單子葉雙子葉皆極多。

(四)人生期

第一代 冰川代 當此代時，球面大半，被以冰川。此代末葉，始有人。與此代之人，與毯象同居。（毯象多毛，可禦寒，現今惟熱帶有象，毯象之齒，與現今之象之齒不同，毯象今已滅。）

第二代 新成代 動物：人類最盛，漸由野蠻進化而達於各人期望之文明。

此上表中所列，皆生物學地質學中之簡要，即無專門生物學地質學之知識，亦不難一覽而知。至人類野蠻時代之初幕，將於下期「未有歷史以前之人類」中言之，並將附以結論一篇，結言進化之眞理云。

遊丹麥雜記

國樂

我國以農業立國，丹麥亦以農業立國，同以農業立國，而文明程度則大有異。丹麥雖以蕞爾之國介諸各大强國之間，猶能自立；不唯自立，而各國人民莫不稱羨。我國近年以來，對於歐美列强多注意其風土人情政治學術；而於丹麥小國，則略無所稱。余遊學歸來，道經丹麥，旅居三月，遊歷之餘，觀其可取之點甚多。茲僅撮其大要，以作遊記。

中國與丹麥

距今五十年，丹麥人曾在我國廣東建設東亞公司。(直譯)經拿破崙之戰，商務因之斷絕。近二十年，東亞公司在國內復設總行，設分行於上海漢口哈爾濱等處。丹麥電信公司之設，亦有五十年左右。今在丹京，常見中國古代磁器；據云乃百年數十年前由彼商人攜歸者。現今丹人僑居中國者，約有五百人。除商人外，其從事中國電政者甚多，即稅務員郵政員亦有。國立北京大學有一教員曰倫德者，丹麥人也。

中國人僑居丹麥者，除使館職員外，今僅兩人：商人一，女學生一，即周慕西博士之妹。周君有兩妹：一嫁丹人，一尚待字；周女士能通七國語言文字，其餘學問可以類推矣。

丹麥文字

丹麥文法，極其簡單，較諸英文猶易；所有各種名詞，出於英文德文者居其大半。若知丹文，學習英德文易如反掌；故丹人之通英德文者，殆居十之三四。瑞典文與丹麥文頗相類似，而挪威語微有不同；然其相差不過我國甲省與乙省之別耳。合計丹麥瑞典挪威三國，人民一千八百萬，而彼此語言殆相通焉。

丹麥國會

丹麥有上下兩議院，其選舉法極其自由，世界各國無可比倫者。凡丹麥人民，無論男女年滿二十五歲以上者，得被選爲下議院議員；年滿三十五歲以上者得被選爲上議院議員。上議院與下議院之差別，僅年齡十歲耳。現今國會內，聞有女議員十餘名。

丹麥之美術

丹麥美術大學建設以來，將近二百年。丹麥皇家戲館，亦有二百年；優人身分甚高，爲王家之官吏。鐸化爾遜（Thorvaldsen）者，世界著名之彫刻家；生於丹麥，其畢生傑作，至今猶存於美術館焉。

今日以美術名者，卽丹麥磁器；蓋丹麥與中國相通，已逾百五十年。古昔丹人客於遠東者，多攜中國磁器歸來，故今日丹京之磁器公司，猶見此種模型。丹麥磁器公司，初屬官立，今則商辦；每年輸出者，以紐約倫敦巴黎爲多。

丹麥敎育

柯蓬野耕大學，設於西歷千四百七十五年；學生入學之年齡，約在十八歲以上；通例不收學費，所分各科，殆與各國相同。

丹麥亦行强迫敎育制，期限自七歲至十四歲。考其全國幾無人不讀書，學校頗注重遊戲，故其國民之精神，非常活潑。

丹麥中學，有特別注重工作者，每日從事兩小時，或農或工，因地而異。

丹麥之農業

歐戰以前，丹麥有總理大臣兼海陸軍大臣者，原爲農民。卽現今各大臣中亦不乏農人。至於國會議員，農人尤居多數，觀此可以知丹麥農業之發達也。昔日丹王諸侯及其貴族，以其所有地自由賣於農民，非若他國經政治風潮而後行之者。丹麥之農人敎育，極其發達，除小學敎育普通强迫外，每年冬季農事休息之時，尙須强制講學。組合制度，尤極發達，農業器械，人造肥料，牛乳雞子肉類之經營及其輸出，無不以組合共同行之。丹麥牧畜尤盛，卽以牛論，已逾二百四十萬頭。全國人民二百五十萬，約計每人佔牛一頭，其富可知。至其乳油之運於世界者，卽以英國一隅計之，戰爭以前，每年之價已值三十餘兆。

農科大學

丹麥農科大學，稱爲世界之最；分爲五科：曰農務，曰園藝，曰森林，曰獸醫，曰測量。每科又分普通高等兩科；普通科二十月畢業，高等科亦如之；但獸醫科則在例外。

國民大學

國民大學，遍地皆有；強制農民就學於此。昔有德威僧正，始行創設。凡冬季農事休息之時，無論男女，莫不就讀；考其功課不外農學及歷史地理語言等科。

森林

全國森林，無論公有私有，莫不直屬於國家監督之下。監督員常遊各地；凡有採伐，必須即時栽植新苗，否則嚴罰之。

柯蓬野耕 Kopenhagen

丹京柯蓬野耕者，即商港之意也。蓋其地利於航海，便於通商，素爲波羅的海與北海之咽喉；對於瑞典挪威芬蘭荷蘭德意志爲航運之中心。考之西史，丹人性極冒險，素以航海名於世界。迄於今日，此風猶存。城內所設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甚多；對於觀覽，概任自由，不取貲焉。丹麥全國不過二百五十萬人，而京城則佔其全數五分之一。

酔娥里 Tivoli

丹麥京城有園曰酔娥里。酔娥里者本意大利之瀑布名，丹麥襲用以名其園，取其雅也。是園每年夏季開放，冬季閉關，入門劵不過半古倫。（約中國國幣二角半）園內結構甚精，各種遊嬉組織，莫不齊備；入門之左，有一中國式之戲台，懸有漢文匾額，曰「與民同樂」。每星期必放一二次焰火，以招遊人；園中備有各種商店，日人常常趁此機會，前來經商；如繡花絲綢繪畫等類，聞其利益甚大云。

會話作文必備之書

英漢雙解辭典

▲大本一冊定價二元五角

▲小本一冊定價一元六角

字之構造本乎事。事之意有淺深。故字之義有顯晦。淺顯者易說。深晦者難明。此徵之各國而皆然者也。中英兩國地異俗殊。譯解之字典。欲求字字悉與原文吻合。毫無遺義。殊屬難能之事。海通數十年。我國行用之英文字典。僅祇漢譯單解一種。每有字義曲奧。不易知曉者。非索諸於英文原本不可。然此非積學之士。有所不能。中等程度。未易語此。本社欲補斯缺。特編此雙解之本。凡舉一字。既有漢文譯解。復列英文原解。兩相比照。貫澈自見。可無疑閡不通之苦。茲請述其特色。

雙解之益既如右述。爰未敢因此抹殺一切單解之詞典。然其所以深補單解詞典之缺項者實不為少。不獨有助於漢譯之士。且能補英文原本所不及。此蓋我國前此所無而當今僅有之本也。

- 本書用最新最良之編纂法
- 本書蒐集英文中極必要之文字
- 本書既知英文釋義之深微
- 本書復知漢文釋義之確詁
- 本書兩解參照足為練習翻譯資料
- 本書於讀書釋解增旁疏引證之功
- 本書於會話作文長活用英字之力
- 本書為中等程度循讀英文典書之基礎
- 本書與單解辭典異其功用而收效最大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 印行

隨感錄

（三九）

新青年的五卷四號，隱然是一本戲劇改良號，我是門外漢，開口不得；但見再論戲劇改良這一篇中，有「中國人說到理想，便含着輕薄的意味，」覺得理想卽是妄想，理想家卽是妄人」一段話，卻令我發生了追憶，不免又要說幾句空談。

據我的經驗，這理想價值的跌落，只是近五年以來的事。民國以前，還未如此，許多國民，也肯認理想家是引路的人。到了民國元年前後，理論上的事情，著著實現，於是理想派——深淺眞僞現在姑且弗論——也格外擧起頭來。一方面卻有舊官僚的攘奪政權，以及遺老受冷不過，豫備下山，都痛恨這一類理想派，說什麼聞所未聞的學理法理，橫亘在前，不能大踏步搖擺。於是沈思三日三夜，竟想出了一種兵器，有了這利器，纔將「理」字排行的元惡大憝，一律肅清。這利器的大名，便叫「經驗」，現在又添上一個雅號，便是高雅之至的「事實」。

經驗從那裏得來，便是從淸朝得來。經驗提高了他的喉嚨，含含糊糊說，「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國與衆不同，也自有中國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這時候，正是上下一心理財強種的時候，而且帶着理字的，又大半是洋貨，愛國之士，義當排斥。所以一轉眼便跌了價值，一轉眼便遭了嘲罵；又一轉眼，便連他的影子，也同拳民時代的敎民一般，竟犯了與衆共棄的大罪了。

但我們應該明白，人格的平等，也是一種外來的舊理想；現在經驗既已登壇，自然株連着化爲妄想，理合不分首從，全踏在朝靴的底下，以符列祖列宗的成規。這一踏不覺過了四五年，經驗家雖然也增加了四五歲，與素未經驗的生物學學理——死——漸漸接近，但這與衆不同的中國，卻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一大批踏在朝靴底下的學習諸公，早經竭力大叫，說他也得了經驗了。

但我們應該明白，從前的經驗，是從皇帝脚底下學得；現在與將來的經驗，是從皇帝的奴才的脚底下學得。奴才的數目多，心傳

的經驗家也愈多。待到經驗家二世的全盛時代，那便理想單被輕薄，理想家單當妄人，還要算是幸福徼幸了。

現在的社會，分不清理想與妄想的區別，再過幾時，還要分不清「做不到」與「不肯做到」的區別；要將掃除庭園與劈開地球，渾作一談。理想家說這花園有穢氣，須得掃除；——到那時候，說這宗話的人，也要算在理想黨裏，——他却說道他們從來在此小便，如何掃除，萬萬不能，也斷乎不可。

那時候，只要從來如此，便是寶貝。即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便「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國粹所在，妙不可言。那些理想學理法理，既是洋貨，自然完全不在話下了。

但最奇怪的是七年十月下半，忽有許多經驗家理想經驗雙全家經驗理想未定家，都說公理戰勝了強權；還向公理頌揚了一番，客氣了一頓。這事不但溢出了經驗的範圍，而且又添上一個理字排行的厭物。將來如何收場，我是毫無經驗，不敢妄談，經驗諸公，想也未曾經驗，開口不得。

沒有法，只好在此提出，請教受人輕薄的理想家了。

（唐俟）

（四〇）

終日在家裏坐，至多也不過看見窗外四角形慘黃色的天，還有甚麼感？只有幾封信，說道，「久違芝宇，時切葭思；」有幾個客，說道，「今天天氣很好；」都是祖傳老店的文字語言。寫的說的，既然有口無心，看的聽的，也便毫無所感了。

有一首詩，從一位不相識的少年寄來，却對於我有意義。——

愛情　　　X

我是一個可憐的中國人。愛情！我不知道你是什麼。

我有父母，教我育我，待我很好；我待他們，也還不差。我有兄弟姊妹，幼時共我玩耍，長來同我切磋，待我很好；我待他們，也還不

差。但是沒有人曾經「愛」過我，我也不曾「愛」過他。

我年十九，父母給我討老婆。於今數年，我們兩個，也還和睦。可是這婚姻，是全憑別人主張，別人撮合：把他們一日戲言，當我們百年的盟約。彷彿兩個牲口聽著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好好的住在一塊兒罷！」

愛情！可憐我不知道你是什麼！

詩的好歹，意思的深淺，姑且勿論；但我說，這是血的蒸氣，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

愛情是什麼東西？我也不知道。中國的男女大抵一對或一羣——一男多女——的住著，不知道有誰知道。

但從前沒有聽到苦悶的叫聲。即使苦悶，一叫便錯；少的老的，一齊搖頭，一齊痛罵。

然而無愛情結婚的惡結果，卻連續不斷的進行。形式上的夫婦，既然全不相關，少的另去姘人宿娼，老的再來買妾：麻痺了良心，各有妙法。所以直到現在，不成問題。但也曾造出一個妬字，略表他們曾經苦心經營的痕跡。

可是東方發白，人類向各民族所要的是「人」——自然也是「人之子」——我們所有的是單是人之子，是兒媳與兒媳之夫，不能獻出於人類之前。

可是魔鬼手上，終有漏光的所在，掩不住光明：人之子醒了；他知道了人類間應有愛情；知道了從前一班少的老的所犯的罪惡；於是起了苦悶，張口發出這叫聲。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

做一世犧牲，是萬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乾淨，聲音究竟醒而且真。

我們能夠大叫，是黃鶯便黃鶯般叫；是鴟鴞便鴟鴞般叫。我們不必學那纔從私窩子跨出腳，便說「中國道德第一」的人的聲

我們還要叫出沒有愛的悲哀，叫出無所可愛的悲哀。……我們要叫到舊賬勾消的時候。

舊賬如何勾消？我說，「完全解放了我們的孩子！」

（唐俟）

（四一）

從一封匿名信裏看見一句話，是「數麻石片」（原注江蘇方言）大約是沒有本領便不必提倡改革，不如去數石片的好的意思。因此又記起了本誌通信欄內所載四川方言的「洗煤炭」。想來別省方言中，相類的話還多；守著這專勸人自暴自棄的格言的人，也怕不少。

凡中國人說一句話，做一件事，倘與傳來的積習有若干抵觸，須一個觔斗便告成功，纔有立足的處所；而且被恭維得烙鐵一般熱。否則免不了標新立異的罪名，不許說話；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為天地所不容。這一種人，從前本可以夷到九族，連累鄰居；現在是受了外來的影響，形式上難於辦到。社會上雖然深惡痛絕，卻未必對面現出戰士，迎頭殺來；不過幾支暗箭，連聲冷笑，擲幾粒石子，送幾封匿名信罷了。但意志略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萎縮，不知不覺的也入了數麻石片黨。

所以現在的中國，社會上毫無改革，學術上沒有發明，美術上也沒有創作；至於多人繼續的研究，前仆後繼的探檢，那更不必提了。國人的事業，大抵是專謀時式的成功的經營，以及對於一切的冷笑。

但冷笑的人，雖然反對改革，卻又未必有保守的能力：即如文字一面，白話固然看不上眼，古文也不甚提得起筆。照他的學說，本該去「數麻石片」了；他卻又不然，只是莫名其妙的冷笑。

中國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氣裏成功，在如此空氣裏萎縮腐敗，以至老死。

我想，人猿同源的學說，大約可以毫無疑義了。但我不懂，何以從前的古猴子，不都努力變人，卻到現在還留著子孫，變把戲給人看。還是那時竟沒有一匹想站起來學說人話呢？還是雖然有了幾匹，卻終被社會攻擊他標新立異，都咬死了；所以終於不能進化呢？

尼采式的超人，雖然太覺渺茫，但就世界現有人種的事實看來，卻可以確信將來總有尤為高尚尤近圓滿的人類出現。到那時候，類人猿上面，怕要添出「類猿人」這一個名詞。

所以我時常害怕，願中國青年都擺脫了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裏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我又願中國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會這冷笑和暗箭。尼采說：

真的，人是一個濁浪。應該是海了，能容這濁浪使他乾淨。

咄，我教你們超人：這便是海，在他這裏，能容下你們的大侮蔑。（札拉圖如是說的序言第三節）

縱令不過一窪淺水，也可以學學大海；橫豎都是水，可以相通。幾粒石子，任他們暗地裏擲來；幾滴穢水，任他們從背後潑來，就是了。

這還算不到「大侮蔑」——因為大侮蔑也須有膽力。

（唐俟）

（四二）

聽得朋友說，杭州英國教會裏的一個醫生，在一本醫書上做一篇序，稱中國人為土人；我當初頗不舒服，子細再想，現在也只好忍受了。土人一字，本來祇說生人在本地的人，沒有什麼惡意。後來因其所指，多係野蠻民族，所以加添了一種新意義，彷彿成了野蠻人的代名詞。他們以此稱中國人，原不免有侮辱的意思；但我們現在，卻除承受這個名號以外，實是別無方法。因為這類是非，都憑事實，並非單用口舌可以爭得的。試看中國的社會裏，喫人，劫掠，殘殺，人身賣買，生殖崇拜，靈學，一夫多妻，凡有所謂國粹，沒一件不與蠻

人的文化(?)恰合。拖大辮，吸鴉片，也正與土人的奇形怪狀的編髮及喫印度麻一樣。至於纏足，更要算在土人的裝飾法中第一等的新發明了。他們也喜歡在肉體上做出種種裝飾：剜空了耳朵嵌上木塞，下脣剜開一個大孔，插上一支獸骨，像鳥嘴一般；面上彫出蘭花，背上刺出燕子，女人胸前做成許多圓的長的疙瘩；可是他們還能走路，還能做事。他們終是未達一間，想不到纏足這好法子。……

……世上有如此不知肉體上的苦痛的女人，以及如此以殘酷為樂，醜惡為美的男子，真是奇事怪事。

自大與好古，也是土人的一種特性。英國人喬治葛來任紐西蘭總督的時候，做了一部多島海神話序裏說他著書的目的，並非全為學術，大半是政治上的手段。他說，紐西蘭土人是不能同他說理的，只要從他們的神話的歷史裏抽出一條相類的事來做一個例，講給酋長祭師們聽，一說便成了。譬如要造一條鐵路，倘若對他們說這事如何有益，他們決不肯聽；我們如果根據神話，說從前某某大仙，曾推著獨輪車在虹霓上走，現在要仿他造一條路，那便無所不可了。（原文已經忘却，以上所說只是大意。）中國十三經二十五史，正是酋長祭師們一心崇奉的治國平天下的譜，此後凡與土人有交涉的「西哲」，倘能人手一編，便助成了我們的「東學西漸」，很使土人高興；但不知那譯本的序上，寫些什麼呢？

（魯迅）

（四三）

進步的美術家，——這是我對於中國美術界的要求。

美術家固然須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須有進步的思想與高尚的人格。他的製作，表面上是一張畫或一個彫像，其實是他的思想與人格的表現。令我們看了，不但歡喜賞玩，尤能發生感動，造成精神上的影響。

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家，是能引路的先覺，不是公民團的首領。我們所要求的美術品，是表記中國民族知能最高點的標本，不是水平線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數。

近來看見上海什麼報的增刊潑克上，有幾張諷刺畫。他的畫法，倒也模仿西洋；可是我很疑惑，何以思想如此頑固，人格如此卑

劣，竟同沒教育的孩子只會在好好的粉白牆上寫幾個「某某是我而子」一樣。可憐外國事物，一到中國便如落在黑色染缸裏，無不失了顏色。美術也是其一：學了體格還未勻稱的裸體畫便畫猥褻畫；學了明暗還未分明的靜物畫只能畫招牌。皮毛改新，心思仍舊，結果便是如此。至於諷刺畫之變為人身攻擊的器具，更是無怪了。

說起諷刺畫，不禁想到美國畫家勃拉特來（L. D. Bradley 1853-1917）了。他專畫諷刺畫，關於歐戰的畫，尤為有名；只可惜前年死了。我見過他一張秋收時之月（The Harvest Moon）的畫。上面是一個形如骷髏的月亮，照著荒田；田裏一排一排的都是兵的死屍。唉唉，這纔算得真的進步的美術家的諷刺畫。我希望將來中國也能有一日，出這樣一個進步的諷刺畫家。 （魯迅）

（四四）

近見上海時報上有一個廣告，其標題為『通信教授典故』，其下云『……蒐羅羣書，編輯講義，用通信教授；每星期教授一百，則每月可得四百餘；……每月祇須納講義費大洋四角，預繳三月，祇收一元。……』有個朋友和我說：『這一來，又不知道有多少青年學生的求學錢要被他們盤去了。』我答道：『一個月破四角錢的財，其害還小。要是買了他這本書來，竟把這四百多個典故熟讀牢記，裝滿了一個腦子，以致已學的正當知識被典故驅出腦外，或腦中被典故盤踞滿了，容不下正當知識；這才是受害無窮哩！』

我要敬告青年學生諸君：是二十世紀的『人』，不是古人的『話匣子』。我們所以要做文章，並不是因為古文不夠，要替他添上幾篇；是因為要把我們的意思寫他出來。所以應該用我們自己的話，寫成我們自己的文章；我們的話怎樣說，我們的文章就該怎樣做。有時讀那古人的文章，不過是拿他來做個參考；決不是要句摹字擬，和古人這文做得一模一樣的。至於古人文中所說當時的實事，和假設一事來表示一種意思者，在他的文章裏，原是很自然的。我們引了來當典故用，不是腐泛不切，就是索然寡味，或者竟是『驢頭不對馬嘴』，與事實全然不合。我們做文章，原是要表出我們的意思。現在用古人的事實來替代我們的意思；記憶事實，已經耗去許多光陰；引用時的斟酌，又要煞費苦心；辛辛苦苦做成了，和我們的意思竟不相合，——或竟全然相反。請問這光陰可不是白耗，

苦心可不是白費，辛苦可不是白辛苦了嗎？唉，少年光陰，最可寶貴，努力求正當知識，還恐怕來不及，乃竟如此浪費，其結果，不但不能得絲毫之益，反而受害，——用典故做的文章，比不用典故的要不明白，所以說反而受害，——我替諸君想想，實在有些不值得！

（玄同）

（四五）

有人說：典故雖然不該用，但是成語和譬喻似乎可以沿用。我說：這也不能如此籠統說。有些成語和譬喻，如胡適之先生所舉的『舍本逐末』『無病呻吟』之類，原可以用得，但也不必限於『古已有之』的，就是現在口語裏常用的，和今人新造的，都可自由引用：並且口語裏常用的比『古已有之』的更覺得親切有味。所以『買櫝還珠』『守株待兔』之類如其可用，則『城頭上出棺材』也可用，『鑿孔栽鬚』——這是吳稚暉先生造出來的——也可用。至於與事實全然不合者，則決不該沿用。如頭髮已經剪短了，還說『束髮受書』；晚上點的是 lamp 還說『挑燈夜讀』；女人不纏腳了，還說『蓮步珊珊』；行鞠躬或點頭的禮，還說『頓首』『再拜』；除下西洋式的帽子，還說『免冠』；……諸如此類，你說用得對不對呢？大概亦不用我再說了。——更有在改陽曆以後，寫『夏正』，稱現在的歐美諸國為『大秦』者，這是更沒有道理了。照此例推，則吃煎炒蒸燴的菜，該說『茹毛飲血』；穿綢緞呢布的衣，該說『衣其羽皮』；住高樓大廳，該說『穴居野處』；買地營葬死人，該說『委之於壑』；製造輪船，該說『刳木為舟，剡木為楫』了。這『茹毛飲血……』，確是成語；但是請問文章可以這樣做嗎？如曰不能，則宜知『夏正』『大秦』和『茹毛飲血……』正是一類的成語呀。照此看來，則成語有可用，有不可用，斷斷不可籠統說是『可以沿用』的。（譬喻也有可用與不可用兩種。）

（玄同）

通信

橫行與標點

新青年諸子：　昨日馬君枉臨，帶來大誌一本，我看了狠是贊歎，狠是歡喜—唉！像中華民國這樣『與古爲徒』的陳死人滿山盈谷的地方，還有這開眼張吻的漢子煎『起死回生湯』給人家吃，我驟然看見，却疑是『妖』，却是驚奇了！　那反對革新的，亦不過是這驚奇一念的同病別發，諸子不必敗興，儘管放胆前去，等到他們回生之後，元氣復了，再和他們重提舊事以相嘲弄行了！

但是我對於諸子，還要說諸子缺『誠懇的精神』，尚不足以講『撤銷他們的天經地義』。譬如文字當橫行，這已有實驗心理學明明白白的詔告我們，諸子却仍縱書中文，使與橫書西文錯開，圈點與標點雜用，這是東人尾崎紅葉的遺毒，諸子却有人仿他，而且前後互異，使淺識者莫名其妙——這不是缺『誠懇』的佐證麼？　諸子如此，在諸子心中或有『待其時而後行』之一念，亦未可知。　在我看來，縱有此一念，亦是不必如此，——亦是絕對的：不可如此。　諸子須知：我們破除舊惡習，如何困難？　倘作過渡想而不以『除惡務盡』爲志，將來時過境遷，則此過渡的遺蹟又是一種陳症，又須用猛烈劑辛辛苦苦的去醫他了。　那時回想諸子現在之所革新，豈不是拔毒種的徽麼？　諸子試思，這不是諸子不敢放胆前去的罪麼？　諸子既以革新爲幟，我狠願諸子加力放胆前去，不稍顧忌，勿使『後人而復哀後人』才好。　諸子！諸子！亦作如是想否？

陳望道　Tokis 1918.

新青年雜誌本以蕩滌舊汙，輸入新知爲目的。依同人的心理，自然最好是今日提倡，明日卽有人實行。但理想與事實，往往不能符合，這是沒有法想的。同人心中決無『待其時而後行』之一念。像那橫行問題，我個人的意見，以爲橫行必較直行爲好。在嵌入西文字句的文章裏，尤以改寫橫行爲宜。曾於本誌三卷三號六號五卷二號通信欄中屢論此事。獨秀先生亦極以爲然，原擬從本冊（六卷一號）起改爲橫行。只因印刷方面發生許多困難的交涉，所以一時尙改不成。將來總是要想法的。至于標

識句讀全用西文符號固然狠好；然用尖點標逗，圓圈標句，僅分句讀二種，亦頗適用；我以爲不妨並存。新青年本是自由發表思想的雜誌，各人的言論，不必盡同；各人的文筆亦不能完全一致；則各人所用的句讀符號，亦不必定須統一，只要相差不遠，大致相同，便得。若說除惡務盡，這話原是不錯；但舊日之惡，今日縱然除盡；然今日所認爲善者，明日又見爲惡，則在今日便應提倡，到了明日又該排除，進化無窮盡，則革命亦無已時，所以『時過境遷，此過渡的遺跡又須用猛烈劑去醫他』是當然如此的，不必以『拔毒稀徽』爲慮也。

記者（玄同）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

『黑幕』書

玄同先生：

近來黑幕小說日出不窮，每天報紙上黑幕出版的廣告，總有三四起之多。有一位書業中人對我說，黑幕書銷路之廣，出人意外。那些正當雜誌，如科學等，購者反寥寥無幾。唉！先生！我國人看書的程度低到這樣，眞可令人痛哭！這些墨幕小說所敍的事實，頗與現在之惡社會相吻合，一般青年到了無聊的時候，便要去實行摹仿，所以黑幕小說，簡直可稱做殺人放火奸淫拐騙的講義。先生對於靈學叢誌曾經大加指斥；對於這種流毒無窮的黑幕，何以尙無反對的表示呢？

宋雲彬 一九一八年十月廿五日

『黑幕』書之貽毒於青年，稍有識者皆能知之，然人人皆知『黑幕』書爲一種不正當之書籍，其實與『黑幕』書同類之書籍正復不少：如『豔情尺牘』『香閨韻語』及『鴛鴦蝴蝶派的小說』等等，皆是此等書籍。從一九一四年起盛行。四年以來，凡變過幾種面目，其實十六兩還是一斤，內容之腐敗荒謬是一樣的，貽毒於青年是一樣的。此種書籍盛行之原因，其初由於洪憲皇帝不許腐敗官僚以外之人談政，以致一班『學干祿』的讀書人無門可進，乃做幾篇舊式的小說，賣幾個錢，聊以消遣；後來做做，成了習慣，愈做愈多，別人見其有利可圖，於是或翦小時報探海燈之類，或抄舊書，或隨意胡謅，專揀那穢褻的事情來描寫，

以博志行薄弱之青年之一盼。適值政府厲行復古政策，社會上又排斥有用之科學，而會得做幾句駢文，用幾個典故的人，無論那一方面都狠歡迎，所以一切腐臭淫猥的舊詩舊賦舊小說復見盛行；研究的人於用此來敷衍政府社會之餘暇，亦摹仿其筆墨，做些小說筆記之類。此所以貽毒於青年之書日見其多也。本誌既以革新青年頭腦爲目的，則排斥此類書籍，自是應盡之職務，此後當著論及之，惟不欲專斥以『黑幕』爲名之一種耳。自一九一三年袁皇帝專政以來，復古潮流一日千里；今距袁皇帝之死已二年有餘，而復古之風猶未有艾。『黑幕』書之類亦是一種復古，卽所謂『淫書者』之嫡系。此外如算命書，看相書，風水書，中國醫書，萬年歷，用做八股試帖法論詩文之書，層出不窮；從前爛板糙紙賣十幾個銅錢者，今改用洋紙鉛印賣幾毛錢或一二元，居然會有銷路，這也可見現在社會的智識了。清末亡時，國人尙有革新之思想；到了民國成立，反來提倡復古，袁政府以此愚民，國民不但不反抗，還要來推波助瀾，我眞不解彼等是何居心。

錢玄同　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

中國文字與 Esperanto

玄同先生：——

先生對於提倡 Esperanto 之兩種意見：——一，對於世界方面；二，對於中國方面。我亦極端贊成，尤以第二件爲緊要；因爲改良中國文字，實爲當今之急務。中國語言之所以不能統一者，實因各字無拚音之故。若將羅馬字母串成音韻，祇可旁註，更須將原字寫出，未免多費手續。若直以羅馬字代之，則同一音韻，同一意義，而有數字將何以辨別？且各處方言不同，當以何處爲標準？用南音則北人反對，用北音則南人反對，終必無成。在弟意見，惟有採用 Esperanto 爲妥。誠如君言，最好在高等小學加入學科，則二三年便可應用。俟升入中學後，乃習別種外國語，當能事半功倍，一舉兩得。惟我等無定此章程之權力，不過希望同志中之辦學者行之耳。　區聲白

聲白先生：　我以爲我們既認 Esperanto 爲適用之語言文字，可以爲中國語言文字之代興物，則便該多立團體，分頭傳播，

傳播的時候，應該說明其語根如何精良，文法如何明確，發音如何整齊；用 Esperanto 著的譯的書籍已有多少，學成以後，可以看多少新科學新思想的好書。尤其要緊者，在說明這是人類公有的語言，當與本國文同視，不當以外國文視之。有欲將其新名詞新術語嵌入於漢文中使用者，更該提倡；如此，則國人與 Esperanto 可以一日接近一日。吳稚暉先生謂『近世界之新學理新事物，若爲漢文所發揮不足者，即可攙入 Esperanto，以便漸漸攙多，將漢文漸廢，即爲異日徑用 Esperanto 之張本。』（見新世紀第四十號）我以爲這是提倡 Esperanto 最切要最適當的辦法。若有人說『漢文既未廢滅，則正式之文辭中，斷不容他種文字夾雜於其間，』則我不知其將用何種方法，叫中國人使用 Esperanto。難道有人發一命令曰：『漢文漢語定於某年某月某日廢止，「愛世語」定於某年某月某日施行』嗎？恐怕這個辦法有些行不通罷！至於漢文改用拼音，在理論上自然可以成一句話，而在事實上，我以爲很難辦到；因爲中國是單音語，同音之字太多也。我以爲漢語一日未廢，則漢文只可暫時沿用，而旁注音讀，倣日本人的辦法。此法在現在最爲合宜。若標準音，只可用普通音，即俗所謂『官音』者；是因以官音與方音相比，則官音實爲『適者，』暫時尚可『生存』也。——先生是廣東人，我是浙江人，我二人講話之時，即須用官音，此即官音爲適者之明證。

錢玄同　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

新文體

錢先生：

自從你們幾位先生提倡文學革命以來，一方面很發生了許多的影響；一方面却也有盲動的行爲跟了起來。這種盲動的行爲，本來是過渡時代萬不能免的一種怪象；無論那盲動的反對派固然沒有絲毫的價值，就是那盲動的附和派實在也覺得無意識得很！

我對於新舊學問的根柢本來是很淺薄的；不過一向很歡喜碰着書就看，起了興便做；所以受用的，多是那『三脚貓』的一套工夫。我常常說：『弗曉得某一種的眞正好處，就沒有主張他的價值；弗曉得某一種的眞正壞處，就沒有破壞他的能力』。因爲這個緣故，我就弗敢趁着熱鬧來開口了。

現在我有了一點意思，多是從『建設的文體革命』上着想的；其中有些必須要請敎請敎方才我自己相信得過咧。我且把他拉拉雜雜寫在下面：——

新文體的種類，陳獨秀先生分爲『應用之文』和『文學之文』；劉半農先生分爲『文字（Language）』和『文學（Literature）』；這種名目原不過從他的性質上來分析，自然多可以用得的。但是我想：陳先生論及『應用之文』和『文學之文』那一篇文章叫做文學革命論；劉先生論及『文字』和文學　那一篇文章，叫做我之文學改良觀；既然大名多用了『文學』二字，何以裏面偏把『應用之文』和『文學之文』，或『文字』和『文學』來做相對的名詞呢？這種地方本來是沒有要緊的；不過今日提倡文體革命的，却偏把『文學』二字來代表文體，似乎究竟有點牽强咧。我的主見：大名叫做『新文體』，小名則分『常文』和『美文』兩類。這個名目對不對，還請先生賜敎。

從前古文派說，『古文是文章的正宗』；駢文派說，『駢文是文章的正宗』；各自請出那些先聖先王的文章來遮頭蓋臉，數千年來你嘲我罵，鬧個不休。一則固然是各自稱好漢，每每意氣用事，實行『文人相輕』的吃醋手段；一則也可見他們兩派本來沒有代表眞正文章的價值。現在新文體派常常說，『白話是文章的正宗』，弄得那些盲目的趨時派，都以此語爲他們的『口頭禪』。但是我仔細想想這個舊式的名詞（正宗）實在有點弗大妥當。爲什麼呢？1. 好像是平列的而處於對待的地位；2. 好像是替代的而含有突興的性質；（新青年四卷四號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我望我們提倡文學革命的人，對於那些腐敗文學，個個都該存一個「彼可取而代也」的心理』。我想胡先生既然把舊文學叫做『假文學』和『死文學』，那麼怎麼可以把『眞文學』和『活文學』替

代得來呢？老實說，也無非是用這句成語『彼可取而代也』的毛病；你道是不是呢？）幾幾乎與古文駢文鼎足而三，所以我以為弗大妥當。現在新文體裏面用不妥當的舊名詞多是要不得的。

我且問問，『言語是什麼東西？』自然是代表意思的聲音了。『文字是什麼東西？』自然是代表言語的記號了。那麼，用現在的意思，說現在的言語，寫現在的文字，做現在的文體，眞正是往古來今的自然趨勢。所以這種『現在的文體』更沒有另外的東西和他可以平列的；也沒有另外的東西是他可以替代的。簡括說：宇宙裏面無論從前的，現在的，將來的，凡所以代表言語的記號，只有這一樣東西，沒有第二樣的。我記得易繫辭裏說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那晉朝的盧諶引他來說道：『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耶？』那麼，文字弗能完全代表言語，和言語弗能完全代表意思，這種缺陷，本來古今有思想的人已經覺得的；如今把他返到原路上去，這缺陷總可少許補些。這種獨一無二的東西，還肯和人家爭『正宗』的稱呼嗎？

『桐城謬種』『選學妖孽』這兩句話，是先生破壞他們兩派的斷案。有的說，『現在那兩派對於新文體上有極大的阻力，應該這樣排除他的』；有的說，『桐城派也未見得個個是謬種，選學派也未見得個個是妖孽。』據我看來：說到現在那桐城派和選學派，還不配用這種徽號抬舉他；簡直多是『謬種而非桐城，妖孽而非選學』那一班東西！我並弗是好罵人家，我只聽得他們罵來罵去，都是這樣的口氣；我原來弗負責任，何妨把他們的口氣來說說呢？若有那眞正的桐城謬種，眞正的選學妖孽，來和那新文體派為學理上正當的討論，却還是可敬的咧。

我嘗把舊文體略為解剖，也把他寫在下面，請教請教：

1. 有價值的——各時代就各時代的語言所做的文章。
2. 較有價值的—各時代就各時代『近語的文言』所做的文章。

舊文體的外貌
3. 較無價值的—簡明的文言。
4. 無價值的——套語濫調的，八股的，徒堆典故的文言。

舊文體的內容
1. 有價值的——無論白話文言，其學術或思想確爲古今所不能廢的。
2. 較有價值的—無論白話文言，其學術或思想確在當時有重要的關係—不爲一人的或一事的。
3. 較無價值的—無論白話文言，純爲被動的，或摹仿的。
4. 無價值的——無論白話文言，純爲無意識的，或不道德的。

或對於新舊文體過渡時代中間却有兩個較重的問題：

1. 新文體的構造……無論『常文』『美文』，各自用各自的方言來做文章。—就是各人用各人口裏所說的言語來做文章—以爲將來做『標準國語』的基礎。

2. 新文體的叶韻……各自用各自的方音來叶韻脚，以爲將來做『標準國韻』的基礎。

現在『標準國語』和『標準國韻』，既然弗是一人的一地的，自然必要取决於公衆的，全國的了。 但是如今要製造國語以統一言文，實行注音字母以統一字音，大家都做那『文求近於語，語求近於文』的文章；那麼，那胆子小的和那弗懂『藍青官話』的人，心裏雖要做那些新體的文章，手下却又吞吞吐吐弗敢下筆咧。 我以爲要免這種害處，應該用那上面所舉的兩個法子來『矯枉過正』，就把那言語口氣實實在在寫他出來。—『矯枉過正』四個字，實在是救久病的良藥；—中國萬事萬物都該用這四個字切實做去，才有復活的希望咧。 那麼，做無韻文的弗必顧忌着那『弗三弗四』『半官半土』的調頭，（先生說『我們現在做白話文章，寧可失之於俗，不要失之於文，』是極是極）做韻文的也弗必顧忌着『古今音異』『不合音理』的韻脚。 這是從推行的方面說。 還有那做新文體派的幾位先生，應該積極的做那『藍青官話』的文章來提倡提倡。 這是從模範的方面說。 如此，才能造成一種合法

的國語，才能做到文言一致的地步。——留美學生季報有攻擊新文體用字雅俗參半的，（原文道：「……卒乃雅俗參半，而北音吳語——如傻煞有介事——格礫其間）實在外行得狠。

我從前對於編纂國語的文學教科書，文學的國語教科書，和標準文法，標準字典種種關於新文體建設上的利器，以爲沒有一種可以須臾緩的，沒有一種可以隨便做的。現在想想：其實這種新編的書籍，儘可弗必問『標準國語』『標準國語』之已成與否；就是把現在大家所見得到的來給大衆做個榜樣，也仍舊弗失爲新舊文體過渡時代有價值的著作。

我對於先生『廢中國文字』的主張，非常佩服。這個問題，斷非別人能夠提議得來。若有人說，『未免太早』其實是不對的。就是論到用現在的言語寫現在的文字賜一個問題上，中國文字也有點獨立不成了。至於那文章中的符號，好像筋肉的筋絡，斷斷弗可少的。我主張完全用外國文的符號，正和先生要用耶穌紀年的主張同一意思；但是先生所定的繁簡兩式，爲現在未讀外國文字的人打算，也是可以使用的。

以上所述，原是師生閒請益的辦法；如先生以爲稍有一點兒價值，望轉請陳胡劉幾位先生賜敎賜敎，可使得嗎？

査釗忠　一九一八年九月廿一日

鉅濟兄：——

你的來信，我看了非常的佩服。近年以來，那些家裏請了先生，讀古文觀止和東萊博議的，固不必論。其投身於學校中而研究中國文學者，往往都是鴉腰駝背，規行矩步，學那老先生的樣子；有時或朗誦四六法海，或吟哦歸方合評史記，或則豎直了羊毫筆，臨幾個顏字；或則抖膝搖頭，做幾首『無題』『有感』的詩；遇到什麼紀念會，追悼會，……便集文選，集杜詩，拼成幾篇『百衲文章』。——這就是研究中國文學者的成績。你也是研究中國文學者之一，而思想如此新穎，見識如此超卓，我焉得不佩服呢？

『正宗』這個名詞，本來是隨手拉來用用，原非當他一種確當的字樣。五卷四號傅孟眞君論戲劇的文章裏，用了『天經地義』四個字，也有人來駁過。其實這都是用成語的毛病。

『新文體』這個名稱，我很以爲然。我以爲就是我們常說的『廢文言，用白話』這句話，也有語病。因爲嘴裏講的叫做『話』，也叫做『語』，筆下寫的叫做『文』，古人既用古語寫成文章，今人就該用今語寫成。文章。我以爲該說『我們是今人，該用今語做文章，不用古語做文章。』這才沒有語病。並有照此說法，則今世只該有今語之文，那古語之文決沒有可以並存的理由，更爲明顯。那『正宗』的話，簡直不成問題了；因爲既沒有古語之文來佔『旁支』的地位，就不必說『正宗』的話了。

你說我們儘可用方言來做文章，儘可用方音來叶韻，這話也狠不錯。適之先生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說得好，他說：『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可說，『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中國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製定標準國語的人。』這話狠有道理。至於做新文學用的白話的取裁，他說道：『可儘量采用水滸西遊儒林外史紅樓夢的白話；有不合今日的用的，便不用他；有不夠用的，便用今日的白話來補助；有不得不用文言的，便用文言來補助。』我現在再加幾句話道：『有不得不用方言的，便用方言來補助；有中國話不夠用的，便用外國話來補助。』原來這國語既然不是天生的，要靠人力來製造，那就該旁搜博取，揀適用的儘量采用。文學裏用得多了，這句話便成了一句有價值有勢力的國語了。有人說：國語這樣製造，不是尨雜不純嗎？我說：無論何種語言文字，凡是有載思想學術的能力的，都是狠尨雜不純的。那純而不雜的，惟有那文化初開，思想簡單的時候，或者可以做得到。到了彼此一有交通，則語言即有混合；學問日漸發達，則字義日有引申；一義轉注爲數語，一語假借爲數義，那就要尨雜不純了。愈混合，則愈尨雜，愈尨雜，則意義愈多；意義愈多，則應用之範圍愈廣；這種語言文字，就愈有價值了。那桐城派所以沒有價值者，就是因爲他們的文章的格局有一定，用字的範圍有一定，篇幅的長短有一定，句法的排列有一定；弄到無可如何，只好仿『削足適履』的辦法，改事實以就文章，如章實齋古文十

辭篇所譏的話了。有人講笑話說：『一個塾師替人家做祭文，抄錯了一篇成文；人家來質問。塾師大怒，說，我的文章是有所本的，决無錯理；除非他們家裏死錯了人。』桐城派的做古文，正是如此。他所以要如此者，就是要純不要雜的緣故。——照此看來，國語的雜采古語和今語，普通話和方言，中國話和外國話而成，正是極好的現象，極適宜的辦法。

至於聲音一端，與語言似乎微有不同；因爲語言是有意義的，聲音是無意義的。既是無意義的，似乎不必廣采方音，就用普通所謂『官音』者來統一，也沒有什麽不可。一九一三年讀音統一會議决的注音字母，和審定的字音，我們讀書可以照他讀音，做韻文也可以照他押韻。惟國語既采及方言，則方言之音必當各仍其舊，不可强照字面改爲官音。假如蘇語之『像煞有介事』有采入國語之必要，則其音必當讀爲 Z'ang-sah-yin-ka-zu，不可讀爲 Siang-sha-diu-chiel-shi。所以讀音統一會審定之字音也不過一個大概；將來國語發達，應該添入的字音一定是很多的。

錢玄同 一九一九年一月九日

擺脫奴隸性

獨秀先生左右：僕自七歲入國民小學，十一歲入高等小學，十五歲入師範學校，二十一歲任小學教職，僕僕終歲無一日不在學校中。但未熟東西文字，對於教育上新學說未能澈底研究，以供獻於社會，殊愧。平居竊念我國青年，敎育大都不能擺脫奴隸性者：如學習本國文字則必須先求『之乎者也』之虛字；學習外國文字，則必須先求不三不四之會話；學習地理歷史，則必須先求上古之神話及地名；學習圖畫字書則必須先求秦漢魏唐之碑帖，宋元明清之山水；而世界潮流之趨向，優勝劣敗之道理，一概置而不論。惟拘守舊法，侈言保存國粹。質言之，保存國粹者，卽保存故紙堆中之物耳。四顧國中青年，大多數之嗜好皆奴隸性之嗜好，此所以來鄰國之侮而莫敢抵抗也。故吾謂擺脫青年之奴隸性，實爲切要之舉。僕不學，對於此事，不能有所發揮。貴誌青年敎育之導師也，倘廣發婆心，著論及之，俾吾輩青年得以擺脫奴隸性，而知獨立自尊之光榮，非惟救青年，乃救中國耳。僕誠無似，惟懇左右有以敎我，幸甚幸甚。

寧波孤兒院王尙雪上言。

國果有粹，未始不可保存。乃國人於一切事物，無論好歹，凡是古代遺留者，均以「保存國粹」爲前提，不許自由思想者加以非議，其弊將不可勝言。足下既從事貧民教育，當敎以勞工之脩撒，擺脫一一切奴性，不但國粹一端已也。

獨秀

修辭學的題目

獨秀先生足下：僕，中學校學生也。入校三年，於一切功課，雖稟質駑下，尙能勉强領會；獨有國文，最感困難。第一年，讀商務印書館之共和國國文讀本，每讀一文，老師必講此文之起承轉合，於「若夫」「然則」諸字不憚反覆解說，往往上課一句鐘，即專講此類虛字；但是我等聽了許久，還是莫名其妙。前年秋，來了一位講桐城派文章的老先生，專選蘇東坡歸有光諸人之文，而於每文之後加上一千字左右之評語；講解之時，於本文文句不甚注意，即取此評語細細講說。他老先生越講得津津有味，我們越是不懂。所以同學諸人最厭惡的功課，就是國文，不特僕一人存此想也。去年有一位朋友給我全份新青年看，我始知學校裏專讀古文，本來不合式的。我看胡適先生答盛霙說先生與黃覺僧先生之語，始恍然大悟；從此以後，亦來學做白話文章，看見好的白話文章，與白話小說，必要細心去讀。現在寫信給朋友，雖不能完全寫白話，但總是照着自已意思，用這半文半話的句調寫將出來，比到以前做那勞什子的古文，起上兩三句鐘的信稿，還是不能達意的，覺得自由有趣得多了。這是看了新青年所得的益處。僕既得新青年之益，現在就有一點事要來請敎，請敎先生。年假中有一位朋友拿了某校國文部的修辭學試題給我看，其題曰：——

「彥和劉氏，刻鏤文心，箸爲雕龍，固筆苑之匠輪，詞壇之規矱也。明詩以下，書記之前，綜章程式，羅列衆裁，然敷奏以言，初無疆界，訓謨誓誥，因用殊稱，銜詞叢義，詎有鴻溝，夫亦區分流遷，質文緣遷，本立條生，自然繁衍，而半山王氏之評文也，嘗先體制，後計拙工，然則體制者，猶組織之均軸，文章之素絲，權量得失，洵莫能先歟，仲洽之論流別，篇簡不完，難徵同異，蕭儲文選，斯焉可觀，枝柯

筦委出納紛紜，鎔裁劉規，孰爲後進，至於遞代鴻文之士，各啓標題，撰錄之家，人持類例，七音雜奏，難逃脣吻之譏，五色相宣，不隙雕朱之目，若使退吳楚於藩封，馭僕庸以大國，則曲證三千，既賅括於五經，名川六百，亦歸墟於四瀆，至乃燕越殊趨，則舟車之功自異，絲麻異長，則襮褐之用斯殊，又能尋根討葉，擘理分肌，披彼鐐鑠，宏我漢京，然既明天塹之分，宜謹入關之約，如漢法則三章可舉，仿洛經而五例當尋，典刑既立，擒辭自納於風規，櫽栝無微，辯智寧達於酬獻，復能約以易簡之辭，申其神明之用歟，」

這個題目，我看了絲毫不懂。這修辭學，是否即英文之 Rhetoric？何以這位老先生的修辭學題目是如此做的？我還聽見說這位老先生致學生亦要答駢文，若不能答駢文，就是不懂修辭學。我聽了更加糊塗起來，心想新青年中說駢文是過去的死文學，假如不會做駢文就不懂修辭學，豈非駢文死了，修辭學亦死了麼？外國有 Rhetoric，亦有駢文麼？講 Rhetoric 的人亦要做駢文麼？我是學問淺陋，不懂什麼，對於此題，頗爲懷疑，故寫信請教先生。萬祈先生不要見笑，明白教我，幸甚。

黃介石鞠躬　民國八年正月三日

足下這封通信，眞是令我無從回答。我讀了某校修詞學的試題，有幾層感想：（一）覺得這試題，不是現代學校試驗國文的題目，仍舊是古代科場策問的老套頭。（二）我想全班學生，總有一大半人不知道這題目問的是什麼。（三）全題所論，多半是文章的派別和變遷，當是這位先生自家見解的修辭學，和西洋的 Rhetoric 不是一物。（四）修辭學只限於駢文，當云「駢文修辭學」，不當泛稱修詞學。以駢文爲文章之全稱名詞，在名學上說不過去。（五）今天才曉得中學學生多半國文還不能通順的緣故，這班國文教習，眞是『誤人子弟……』了。

獨秀

美術革命

記者足下：貴雜誌夙以改革文學爲宗，時及詩歌戲曲，青年讀者，感受極深，甚盛甚盛。竊謂今日之詩歌戲曲，固宜改革；與二者並列於藝術之美術，（凡物象爲美之所寄者，皆爲藝術（Art）；其中如繪畫影塑建築三者，必具一定形體於空間，可別稱爲美術（Fine Art），此通行之區別，而混稱空間時間藝術爲美術，此殆可議；乞有述關於美術爲言者，則嘗不知所云矣。）尤亟

宜革命。且其事亦　貴雜誌所當提倡者也。十載之前，意大利詩人瑪梨難蒂氏，刊行詩歌雜誌，鼓吹未來新藝術主義，亦但舉端文辭，而其影響首著於繪畫彫刻。今人言未來派，至有忘其文學上之運動者。此何以故？文學與美術，皆所以發表思想與感情，爲其根本主義者惟一，勢自不容偏有榮枯也。我國今日文藝之待改革，有似當年之意；而美術之衰弊，則更有甚焉者。姑就繪畫一端言之：自昔習畫者非文士即畫工，雅俗過當，恆人莫由知所謂美焉。近年西畫東輸，學校肄習，美育之說，漸漸流傳，乃俗士鶩利，無微不至，徒襲西畫之皮毛，一變而爲豔俗，以迎合庸衆好色之心。馴至今日，言繪畫者幾莫不推商家用爲號招之仕女畫爲上。其自居爲畫家者，亦幾無不以作此類不合理之繪畫爲能。（海上畫工，惟此種畫間能成巧；然其面目不別陰陽，四肢不稱全體，則比比是。蓋美術解剖學，純非所知也。至於畫題，全從市招肉感設想，尤堪嘆息。）充其極必使恆人之美情，悉失其正養，而變思想爲卑鄙齷齪而後已。乃今之社會，竟無人洞見其非，反容其立學校，刊雜誌，以似是而非之教授，一知半解之言論，貽害青年。（此等畫工，本不知美術爲何物。其於美術教育之說，更無論矣。其刊行之雜誌，學藝欄所載，皆拉雜浮廓之談；且竟有直行抄襲以成者；又雜俎欄之設問，竟謂西洋畫無派別可言；淺學武斷，爲害何限。）一若美育之事，即在斯焉。嗚呼！我國美術之弊，蓋莫甚於今日，誠不可不亟加革命也。革命之道何由始？曰：闡明美術之範圍與實質，使恆人曉然美術所以爲美術者何在，其一事也。闡明有唐以來繪畫彫塑建築之源流理法，（自唐世佛教大盛而後，我國彫塑與建築之改革，亦頗可觀，惜無人研究之耳。）使恆人知我國固有之美術如何，此又一事也。闡明歐美美術之變遷，與夫現在各新派之真相，使恆人知美術界大勢之所趨向，此又一事也。即以美術真諦之學說，印證東西新舊各種美術，得其真正之是非，而使有志美術者，各能求其歸宿，而發明光大之，此又一事也。使此數事盡明，則社會知美術正途所在，視聽一新，嗜好漸變，而後陋俗之徒不足關，美育之效不難期矣。然提倡此數事者，仍屬於言論界。方今習俗輕薄，人事滔然；主持言論者，大率隨波逐流，其能作遠大計，而涉及藝術問題者，獨見一貴雜誌耳。　貴雜誌其亦用其餘力，引美術革命爲己責，而爲第二之意大利詩歌雜誌乎。其利所及，實非一人一時已。雖陳鄙意，幸加明教。此頌撰安。

呂澂謹白　十二月十五日

本誌對於醫學和美術，久欲詳論，只因爲沒有專門家擔任，至今還未說到，實在是大大的缺點。現在得了足下的來函，對於美術—特於繪畫一項—議論透闢，不勝大喜歡迎之至。足下能將對於中國現在制作的美術品詳加評論，寄贈本誌發表，引起

社會的討論，那就越發感謝了。說起美術革命來，鄙人對於繪畫，也有點意見，早就想說了；如今藉着這個機會，正好發表出來，以供國內畫家的討論。

若想把中國畫改良，首先要革王畫的命。因爲改良中國畫，斷不能不採用洋畫寫實的精神。這是什麼理由呢？譬如文學家必用寫實主義，才能夠採古人的技術，發揮自己的天才，做自己的文章，不是鈔古人的文章。畫家也必須用寫實主義，才能夠發揮自己的天才，畫自己的畫，不落古人的窠臼。中國畫在南北宋及元之初時代，那描摹刻畫人物禽獸樓台花木的工夫還有點和寫實主義相近。自從學士派鄙薄院畫，專重寫意，不尚肖物；這種風氣，一倡於元末的倪黃，再倡於明代的文沈，到了清朝的三王更是變本加厲；人家說王石谷的畫是中國畫的集大成，我說王石谷的畫是倪黃文沈一派中國惡畫的總結束。譚叫天的京調，王石谷的山水，是北京城裏人的兩大迷信，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不許人說半句不好的。繪畫雖然是純藝術的作品，總也要有創作的天才，和描寫的技能，能表現一種藝術的美，才算是好。我家所藏和見過的王畫，不下二百多件，內中有「畫題」的不到十分之一；大概都用那「臨」「摹」「仿」「撫」四大本領，複寫古畫；自家創作的，簡直可以說沒有；這就是王派留在畫界最大的惡影響。到是後來的揚州八怪，還有自由描寫的天才；社會上卻看不起他們，卻要把王畫當作畫學正宗。說起描寫的技能來，王派畫不但遠不及宋元，幷趕不上同時的吳墨井（吳是天主敎徒，他畫法的佈景寫物，頗受了洋畫的影響）像這樣的畫學正宗，像這樣社會上盲目崇拜的偶像，若不打倒，實是輸入寫實主義改良中國畫的最大障礙。至於上海新流行的仕女畫，他那幼稚和荒謬的地方，和男女拆白黨演的新劇，和不懂西文的桐城派古文宗譯的新小說，好像是一母所生的三個怪物。要把這三個怪物當作新文藝，不禁爲新文藝放聲一哭。此覆，還求賜敎。

獨秀

讀者論壇

對於革新文學之意見

張壽鏞

◉中國已有潛勢的國語。
◉編纂俗語詞典之必要。
◉國語取材當有一定次序。

新青年雜誌提倡白話文字種種見解，鄙人佩服得很。白話自是用國語無疑。然而什麼是國語，這裏卻有點疑問。國語兩字解不清楚，文學革新之基礎，恐怕要動搖呢。今人每說「中國國語現在沒有標準，所以中國如今還沒有國語。」

這句話是錯的。在他們意見，以為中國如今不過各省互通方言，縱然有官話，亦南北各異。因此說「中國現在還沒有標準，現在還沒有國語。」那知道南北雖少有差異，然而除南北語外，決沒有別種方言可以侵入這個國語範圍，南北官話，可算是國語的標準了。標準的意并非單數纔是標準。有限制的多數，也是標準。南北語雖是兩樣，仍不失為標準。若說沒有標準，豈不是胡亂寫，胡亂說也行麼？不過兩樣標準競合，就成一種潛勢的國語。何以見得會競合而成一種潛勢國語呢？好像北京叫『咱們』『多咱』『兜兜』等話，我們都不當他是國語，仍要叫『我們』『多時』『袋子』纔算是國語。可知道方言和國語，絲毫不混。甚麼是國語，我們已從暗地裏認定。不過沒人指明這些是國語，那些不是國語罷了。愚見以為中國已有潛勢的國語，祇是現在還沒有實現，并非沒有標準，沒有國語。

把潛勢的國語實現起來，有甚法子？胡適君答某君言「要使中國有一種國語於文學，要使中國人都能用白話做詩作文，著書演說。」這就是把潛勢的國語實現起來的頂好法子了。

潛勢的國語未盡實現以前，最怕是方言蹦起，把國語壓倒，把國語混亂。因為方言也可以做文章做詩歌，懂方言的人，比懂國語的人多，不難給方言踩躪，越弄越亂。恐怕百年之後，潛勢的國語都消滅淨盡呢。從前我看多種小說，白話之中或插一二異語。（其語國語已經有者，）這種破壞潛勢的國語的人，可稱之為革新文學之蟊賊。又如廣東人叫子曰『息』，叫他曰『渠』，叫肥皂曰『鹼』，本甚合理。叵奈他們偏要寫做『仔』『佢』『梘』。前三個字全不通行，後三個字反為各等社會沿用。那麼在文學上後三個不通字已經

戰勝前三個正當字了。這些名稱，萬一侵入俗語的文學，是何等危險。恐見以爲既用俗語爲文字，當要編成俗語詞典，教那些不通的方言，暫且別入國語範圍，待國語實現完了，纔吸收他來彌補缺漏，是第一要緊的手續。

還有一層，國做語文章很多隨便寫的，如『簡直』兩字，或寫『檢直』或寫『剪直』，『剛才』兩字，或寫『剛纔』。諸如此類，不求文字爲語言解釋，但求表明語音已足，這個辦法，不是由語言發爲文字，是由文字迻譯語言，卽是文言分離之確證。如今國語用於文學上，自應是一語一字，一字一義，萬不能把同音數字，隨便調用，視國語於文字之外，編成詞典，後言文一致，當沒有這個毛病。那便是眞正「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了。

緜國國語已有標準，蓄有潛勢力，上頭說過了。但是語言緜密不緜密，又是一個問題。語言不緜密的，便要取材於他種語言，如英國語日本語，集合許多方言而成，卽是這個例。至於經我們暗地裏認定，有潛勢力的國語，簡單異常，並不緜密。因爲言語中祇有時常用的話（如甚麼，我們，那裏，剛才，等）纔成爲潛勢的國語。其餘說得出寫不得的言語，未經我們暗地裏認定，故還不會成爲國語。這些地方，就是不緜密，不能不取一方言補足他。但是用那裏方言補上呢？早先說過標準的意，不限於單數。我以爲除南北官話之外，如多人通曉的北京方言，家喻戶曉的白話小說，（如紅樓夢水滸傳等）與死文學的古文，都可以做國語的標準，現在又確已做了國語的標準了。潛勢的國語既不緜密，把這些來補足他，不怕不夠了。況且這些標準，已漸有經我們認定入了潛勢的國語之勢。要是把標準以外的方言補入國語，豈不是大大違背自然麼？恐見以爲國語取材，要有次序。這些標準，都找不出了，纔能找別處方言。（如像煞有介事）別處方言都沒有了，纔能找外國語。（如邏輯）這個辦法，和說法理的「無正條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條理」同一樣的意思。



什麼話？（二）

有一天，某校失火，燒了一幢洋樓。第二天，他的附屬小學校有幾個學生乘休息的時候去看看了，回校上課，讀經教員某大怒，說道，『你們太沒有同情心了。怎麼母校失火，還要去看？你們太沒有同情心了。』

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張勳康有爲造反，擁受新覺羅溥儀爲皇帝。七月三日北京有一個小學校教員對學生說道，『我們中國本來是大清國統治的，因爲庚子那年，鬧了拳匪，有一班人說大清國的政治不好，應該革命另建政府。到了辛亥年秋天，黎元洪在武昌起了兵，那時候，皇太后叫袁世凱組織共和政府，建立中華民國，不料去年袁世凱造了反，想做皇帝。（記者按這大約是說袁世凱對於他們的什麼大清國造反，不見得是說袁世凱對於中華民國造反罷！）於是蔡鍔唐繼堯不答應，在雲南獨立，各省響應。不久，袁世凱死了，黎元洪繼位。現在又過了一年，國民覺得這共和政府究竟不行，所以仍舊請我們大清國來統治。』又說道，『你們要是願意留起辮子來，固然很好，但是不留，也不要緊的。』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歐戰終止，北京學界在天安門外開慶祝大會。過了幾天，某小學校教員問學生道，『你們可知道前幾天我們幹麼要排了隊到天安門去？我現在告訴你們，這是因爲我們中國打勝了德國呀！』

同年某日，徐世昌開放三海，讓學校裏的人進去玩玩。有一間屋子裏放了幾盤點心，一個小學校的教員和幾個學生看見了，都搶着去吃。第二天學生上課，那個搶吃的教員便罵道，『你們也太不懂規矩了。搶大總統府裏的點心吃，還成個什麼樣子？』說的時候，『大總統府裏的』六個字說得特別響一點。

（以上半農輯。）

陳衍著古文講義，其緒言中有曰，『人之言曰，古文古文。……古人不盡勝今人，今人不盡不如古人，必託名於古，何爲耶？說文古從十口，不待三十年爲一世也。（按『不待』二字頗費解。）古文古作[illegible]。從天覆形，川，天垂象，日月星也，呈，古文厚，地也，奠古於天地，合以十口之義，則通天地人三才爲儒也。』

林紓著論文講義，其中有曰，『余嘗笑前有震川，似屈於王，何而

不爲土何所屈。後有惜抱似屈於陽湖而亦不爲陽湖所屈。似文字固有正宗在近道，不在炫才。桐城在清之季年，不爲人排，今乃欲以漢魏之體轉欲排之，誤矣』按，『欲以……轉欲……，』在一句裏如此做法，不知是『桐城義法』不是？

劉哲廬君寫信法其中有曰『男子與友人之妻則可稱曰某夫人，下款則自稱曰侍生。蓋因婦人謂夫曰生。侍生云者，言曾侍立其生之側，藉資講學。此爲自謙之辭也。』

蔣箸超著課餘閒話其中有曰，『蓋文辭者，所以傳人之性情意氣也。無迹象之可尋以行神爲第一要訣。而行神之妙用，又全在虛字。……學者既無良導師親其昕夕，（按此句頗費解。）則惟於尋讀中求之。譬如論語中「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二句，卽有能解「其諸」爲「大約，」「乎」字含「比」字意而造句則爲倒竪法者，然要其脫口成話則大難。其實讀者於此只須把「也」字一拖，讀到「與」字，點幾回首，而神情意義全在個中矣。』

李定夷著小說學講義其中有曰，『吾聞之，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一書，其旨隱，其詞微，而大要則歸於懲惡勸善。尼山歿而微言絕，春秋之旨，終不能褒白於天下，扶持絕續，厥惟小說。蓋無論何種小說，必含有懲勸之意味，所謂言淺理精，體隨用大者，卽以此也。夫如是，可確明小說之意義，實非詹詹之小言，而爲炎炎之大言。腐儒何可輕視小說耶？』

（以上玄同輯）